有一种爱谁敢言说

WITH A LOVE
THOU CHRIST PRIT UTHER

无处可逃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楔 子
- Chapter 1 （1）
- Chapter 1 （2）
- Chapter 1 （3）
- Chapter 2（1）
- Chapter 2（2）
- Chapter 2（3）
- Chapter 3 （1）
- Chapter 3 （2）
- Chapter 3 （3）
- Chapter 4 （1）
- Chapter 4 （2）
- Chapter 4 （3）
- Chapter 5（1）
- Chapter 5（2）
- Chapter 5（3）
- Chapter 6（1）
- Chapter 6（2）
- Chapter 6（3）
- Chapter 7（1）
- Chapter 7（2）
- Chapter 8（1）
- Chapter 8（2）
- Chapter 8（3）
- Chapter 9（1）
- Chapter 9（2）
- Chapter 9（3）
- Chapter 10（1）
- Chapter 10（2）
- Chapter 10（3）

楔子

“据有关方面消息，两天前在穿越尼萨魔鬼城时失踪的中国社科院年轻研究员杜微言至今仍下落不明。官方已经出动了飞机做地毯式低空搜索，而在地面，出动越野车数十辆，搜索范围约为四千平方公里。其中离出事地点周围约三十公里为重点搜索地区，进行了分割成片的地毯搜索。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寻找到失踪人员的下落。”

这条新闻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正是傍晚，万家灯火的时刻。

临秀省天尹市的语言信息研究所里还有人没有下班。年轻的工作人员小梁接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看着网页上的新闻专题发呆。桌边摆着同事之间的合影，她注视了片刻，忽然想到考察的报名。如果……当时她没参加……那该有多好。

天尹市往南，明武一所普普通通的民居里，一个小男孩刚刚做完作业。家里仅有的一台彩色电视前，爷爷坐直了身子看得十分认真。电视里出现了一张照片，很熟悉……张晓晓一时间有些发愣，拉了爷爷的手说：“爷爷，这不是……小杜老师么？”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张晓晓不知想起了什么，小小的脸皱成一团，“她……出事了么？”

老人一直没做声，神情复杂地拉了拉孙子的手，慢慢地说：“没事。小杜老师是好人……她不会有事的。”

而远隔着千山万水的欧洲，因为时差的关系，正是深夜。陈雨繁在庭院坐了很久，还是忍不住给江律文拨了个电话：“看到新闻了么？”那边没有说话，她又追问了一句：“真的……没有消息么？”

江律文的声音似乎有些疲倦：“他已经过去了，能不能找到，现在谁知道呢……”

陈雨繁出人意料地什么都没说，只是“嗯”了一声。即便是此刻，她对杜微言依然没有好感。她只是好奇，那个看上去无所不能的男人，究竟能不能把杜微言找回来呢?

临秀飞往西北尼萨的飞机上，年轻的男人伸手打开了飞机的遮光板。他的衬衣袖子挽起到了肘间，领口微松，光线射进来的瞬间，他轻轻地皱眉，又闭了闭眼睛，脸上的表情沉静如水，可是时而蜷起时而松开的手指，还是泄露了内心的焦躁。空姐第四次经过他身边，而他第四次叫住了她，低声地询问时间。

对着这样年轻英俊的男人，空姐微微红了脸，并没有不耐烦，声音轻柔地说："还有四十分钟，飞机就会降落。"

机身轻轻一颤，顺利着陆。他站起来，薄唇抿得成了淡淡一道刀锋的模样。

"欢迎再次乘坐……"舱口送别的空姐笑容甜美可掬。

而他恍若未闻，这个时候，大概没有什么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了吧……他脚步急快，修长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大西北的尼萨魔鬼城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轰鸣声。

距离杜微言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天。

根据报道，社科院的语言考察小组从前天起开始穿越尼萨并预计在四天后到达魔鬼城的另一端。本次科考的目标，是考察一个素来隐居在大漠边缘的西北民族的语言。然而就在刚刚深入尼萨的第二天，一次停车休息整顿的时候，小组中唯一的女队员杜微言去拍摄一处雅丹地貌，不幸与队伍失散。同伴确认了她没有携带任何的食物和清水。这也意味着在沙漠这样的极端环境下，生存期不会超过三日。

搜索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一日。电视上拍到的场景是有搜索人员手中的金属探测器响起来，扒开土层，最后发现的不过是一个被丢弃了很久的易拉罐。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忧心忡忡地说："魔鬼城中的巨岩下的土质很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随时会倒塌下来。我们担心失踪者会因为体力不支而躲在巨石下边的阴凉处休息。一旦被倒塌的巨石掩埋住，土层可能深达二至三米。如果是这样，对我们的搜救工作来说，希望就很渺茫了……"

搜救人员都看过杜微言的照片。那是在进入尼萨魔鬼城前，考察小组的一张全家福。她站在前排，对着镜头微笑，露出脸颊上深深的梨涡，相当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因为这样，在场所有的人才愈发地觉得惋惜。

在时间上这一轮搜救显得尤为重要——最宝贵的生存期即将过去，如果还是不能找到，那么她的生存的可能会大大降低。

救援队的队员开始登记这一轮搜救派出的车子。不远的地方，有一辆越野车扬起了尾尘，向东北方向驶去。

“东北方向，带队是谁？”

“这里呢，编号十四的。”有个中年人举了举手，“马上出发。”

那人困惑地抬了抬头：“咦？那辆车是谁开走的？”

一行人面面相觑。直到有人说：“哎，刚才赶来的杜微言的亲属呢？”

有人记起那是一个年轻男人，从南方的临秀省匆匆赶来，跳下越野车就去救援指挥的那个帐篷里查看地图，脸色阴沉得仿佛山雨欲来。

“他……不会自己开车去找了吧？”有人结结巴巴地说，“带他来的人呢？人呢？”

魔鬼城中到处是奇形怪?的巨石，褐黄色，被黄昏的阳光一扫，又带了一种血红的铁锈色。那些巨石在斜阳下拖着长长的阴影，在沙漠中的旅人看来，那些阴影罂粟般诱人。可是杜微言知道，这种时候她绝对不能走到那些阴凉的巨石底下去。这些没有成岩的沉积层看似无害地静静矗立着，可是一旦垮下，只要一瞬间，没有人能逃过。

嘴唇已经开裂了，有一滴血珠蹦出来，瞬间就被沙漠的高温给蒸发了，在唇上结成极薄的、泛着腥气的血痂。

或许真的会把命留在这里吧？她无力地想，唇角轻轻一动，又是一阵撕裂的痛楚。她慢慢坐了下来，身子底下的沙砾烫得可怕，隔了

一层衣料，自己的肌肤仿佛都被烤熟了……她毫不怀疑真的会有人在这样的地方被晒成肉干。

而这时，还有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一条蛇。

造物主总是这样神奇，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也有生命力顽强的动物存活着，并随时向入侵者亮出獠牙。

它就在离她两三米的地方，高高昂着蛇头，细长的舌头吞吐间，仿佛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杜微言回忆着那些紧急状况下的应对知识，告诉自己一定要镇静，尽量不要移动身体……可那条蛇，似乎还在缓缓靠近，S型的身躯后留下了淡淡一条白涎痕迹。

“莫颜……真对不起……”杜微言将目光从那条蛇的身上移开，挪移到那轮看似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上，心底喃喃地说，“对不起，你等了那么久，可还是会让你失望……”

或许这就是生命即将终止前的最后一刻吧?

很多事不可遏止地从脑海里浮现出来，他的话、她的逃避、他们共同的命运……

如果上天眷顾，让她活着回去，她会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傻的事。十年也好，一辈子也罢，只要能够在一起，她再也不会介意什么。

晕眩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她有些恍惚地想，莫颜……很久很久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呢?

嘴角渐渐凝出了笑意，再见的时候……大概你还是能一眼认出我的吧……

Chapter 1 （1）

Chapter 1 （2）

杜微言看看时间，犹豫了一下："今天我还有事。王队，要不下次再约个时间吧？"

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杜微言抬头看看天气，数秒之后，没叫她多等，一辆轿车停在她面前。

车窗滑下来，江律文侧脸一扬，杜微言绕到后座，拉开车门坐进去，用手扇出似有似无的气流，笑着说："今天真热。"

江律文从后视镜中斜睨她一眼，余光掠到了窗外几片飘飘悠悠落下的枯叶，有路过的女孩子黑发被风掠起，又紧了紧领口。

"热？"江律文做势抬手去开冷气，"你要不要降降温？"

杜微言愣在那里，有些尴尬地笑笑，慢慢将手放下来，半晌才搭话："现在好了。"

江律文边开车，边扫了一眼空空的副驾驶座，终于还是忍不住回头，语气略带无奈："我说杜微言，你怕我是不是怕得有些过分了？"

杜微言偏头望着窗外高架，仔细琢磨着他这句话该怎么接口，不过到了最后，她也承认自己目前有些怕他，只能僵直着点点头："我会尽量克服。"

专心开车的男人忽然有些放松下来，闲闲地靠回椅背上，声音中也不自觉地含着笑意："要是我不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打算就再也不和我联系了？"

"怎么会？"杜微言有些底气不足，心虚地通过后视镜回望男人。他的眼睛十分漂亮，明亮，又不失锋锐，仿佛总能游刃有余地看破她那点儿心思。

"嗯，没人告诉我你回来了。"杜微言有些恍惚地看着窗外，"时间过得很快。"

"是很快。"江律文语气中倒没有什么异常，只是回头沉着地看她一眼，"不过过得快，有些事就不容易忘记。"

杜微言心脏微微一滞，一低头的时候，江律文修长的影子就落在手边，摇晃着，像是加热后被拉长的玻璃丝，叫她不由得想起某段诡异而迷蒙的时光。

大隐隐于市。杜微言以前也曾路过中山路，却从来也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座酒府。门口看起来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扇铁门，只有踏进去了，才觉得别有洞天。

绿荫掩映，溪水淙淙，仿佛是民国时代留下的一抹旧影，又像是一段婉转凝滞的时光。

一幢红瓦白墙的小宅上还探着一个小小的老虎窗，壁上更是爬满了藤蔓，因为是秋日，略有些萧瑟，一阵风掀起数片枯叶，如蝶般飘落至草坪上。

杜微言张望了一下，略感好奇。

“来，这里。”江律文对她伸了伸手。

杜微言跟上他的脚步，踏进大厅。

穿着正红色旗袍的小姐仪态优雅地迎上来，微笑道：“江先生，这边请。”

江律文放缓了脚步，走在杜微言身边，见她对周围略有些好奇，解释说：“就是随便吃个饭。这段时间政府对明武那一带地区要有开发的大动作，就找一些专家和学者来谈谈看法。没什么大事。”

杜微言脚步一停，有些不可置信地抬起头，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研究……”

话一出口，就有些窘迫地停了下来。她的课题申报、经费支持，江律文不会不知道。

江律文并没发现她的异样，却几乎在同时停下脚步，彼此间熟悉得如同两只频率一致的钟摆。黄色的灯光给整条走廊蒙上了淡金色的轻纱，江律文低头看着她，突然微笑起来：“小师妹，你该问问，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虽是半开玩笑的口气，杜微言却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匆匆忙忙地一低头，正好让他瞧见了侧脸柔润的弧度，和剔透如水晶的肤色。

恰好服务小姐推开了包厢的门："请进。"

杜微言从他身边走过，掠起一股气流，有着馨香的味道，却不浓烈。

江律文想起了那个冬夜，他坐在酒店的大堂，身边的花瓶插着几支香水百合，味道就是这样。草木的清冽，微醺的香意，而他看着那扇电梯的门开开合合，仿佛是水银流溢。

他知道她在三楼。

可她始终没有下来。

就像此刻，他看着她从身边走过，那份刻意的疏离，叫他觉得无可奈何，却越发想要重新靠近。

"你们……真的决定要开发明武？"杜微言跟着江律文的步子，问道，"看上去，力度不小。"

江律文似笑非笑看她一眼："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们这次和政府合作，都是看中了明武那一带旅游产业潜力很大，早就说要开发，前后找专家论证了好几年了。不是乱来。这一次他们提出了很多不错的方案。其中就有方言和当地的傩戏，如果可以好好利用，产生的效益，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了。"

杜微言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那当然是最好了。"

同席的还有民俗学、宗教学和旅游开发的一些专家学者。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杜微言站起来，低声对江律文说："我去接个电话。"

电话是同事小梁打来的。语音实验室的一台仪器似乎出了些故障，小梁在那边急得团团转。

杜微言正软言安慰她，身侧走过两个服务员，红?的旗袍开叉到大腿，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青春而美丽。其中一个笑着说："今天零一

宴请的客人可真年轻。”另一个说了什么杜微言没听清，只听到一串笑声仿佛银铃，散落在深红的地毯上。

杜微言漫不经心地看着她们进去另一个包厢，电话里小梁的声音有些惊喜：“哎，没事了。修好了修好了。”

杜微言有些歉疚：“唉，真对不起，今晚本该我值班的……”

小梁的声音很爽快：“没事。你和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回到包厢，对座一个老先生遥遥发话：“小杜，你们上次申报的那个方言地图项目，标注得怎么样了？”

杜微言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上过他的课，算是门生，于是恭恭敬敬回答：“现在进行到了明武这一块。”

“哦，明武的方言，虽然比不上阗族语，可也是活化石啊。上次还有人提议拿这个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看啊，是得保护。不然，过上两年，就全没了。”

Chapter 1 （3）

杜微言点头，而后笑了笑说："我们正抓紧时间，过几天就会去那边调研。"

"好啊！好啊！"老先生满头白发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开发虽然是要进行，可是文化保护也要做好。我的理解就是，政府一定要把这两端都协调好。就好比这方言，不能一开发，游客一涌进去，人人都开始讲普通话，然后方言就灭绝了。这样从长远上看，得不偿失啊。"

江律文端起酒杯，微笑着说："各位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都会考虑进去。请放心。"

一杯饮尽，他又低头对杜微言说："你们什么时候去明武？要不要一起走？"

杜微言心底微微一痒，有点儿难以抗拒这个提议。如果是和政府开发委员会一起进驻明武，无疑任何事都会变得方便许多……可问题是，是会和他一起去么？

江律文下一句话是："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方言向导和语言方面的顾问。"

杜微言想了想，点头答应下来——其他的，就到时候再考虑吧。

灯光下江律文眸色一闪，仿佛是一粒小小的石子掉进了平静无波的水面："好，我会让人和你们研究所联系。"

出门的时候，杜微言走在最后。一个服务员匆匆忙忙从她身边走过，一边对着对讲机的耳麦说着："零一要走，通知领班和经理。"

重复了两遍，杜微言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那边包厢的门也打开了。

先出来的男人西装革履，有些面熟。杜微言凝神一想，记了起来。不就是电视上常出现的临秀省省委书记么？

啼笑皆非。也难怪，江律文也说了这家酒店惯常接待政府的要员，原来"零一"是这个意思。

杜微言走到门口的时候，后边的寒暄声似乎大了一些。她正对着大门，落地玻璃倒映出身后的人群，众星拱月般拥簇着中间的两个人。

她的视力不差，可是酒店的光影错落，门口的玻璃又有着近乎透明的清晰感，那些人像便显得有些虚幻。

和省委书记并肩站着的男子，白衣黑裤，身材修长，仿佛潺潺溪涧边一杆挺拔的绿竹。

有什么东西飞速地掠过了杜微言的脑海，让她条件反射地想回头看上一眼，然而只是瞬间，意识便恢复过来。她强行克制住冲动，一步步往前走。

其实脑海里盘旋的不过几个字："怎么可能？"

服务生替她推开门，微笑道："小姐，慢走。"

玻璃的光影渐渐扭曲、倾斜，终至消失。仿佛空间都被震碎了，视线望出去，竟有些难以找准焦点，直到走出门外，她的心情还没有平复下来，只能微微咬唇，安慰自己："应该是看错了。"

江律文的车停在门口，已经等了片刻。

杜微言僵直着脊背，慢慢坐进车里。

她的目光中，只有自己颈中缠着的一条深蓝终至浅白的渐变色长围巾。流苏直直地坠下，又开始轻摇，色泽似是碧澄的湖水，有着被风卷起片刻的起伏涟漪。

Chapter 2（1）

如果说刚和江律文见面的时候，杜微言还有些刻意的轻松，那么在回去的路上，她就连那丝伪装都剥下了，沉默得不可思议。

江律文倒是一副惬意自如的样子，只在拐弯的时候问她："还住在华门路？"

杜微言还没反应过来，良久，才说："你在路口放下我吧。"

江律文但笑不语，漫长的红灯终于结束，他淡淡地说："最近这么不安全，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

杜微言哦了一声，也不拒绝，轻蹙着眉，说："那麻烦你了。"

这一晚的夜空并不好看。

繁星凌乱，云层仿佛叠嶂，遮掩起浓蓝的夜幕。

车子在小区值班室门口停下，江律文和杜微言一起下车，他半靠着车门，眯着眼睛看她转身离开。

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忽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抓住她手腕，声音低得只有彼此才听得见："微言，我这次回来找你，是因为……"

杜微言被他的力道带得身子一晃，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却不敢抬头去看他的脸。

她忽然有些不敢往下听了——

那是她最美好的时光。仿佛在最美时节的花开盛世，一眼惊艳。

杜微言是在加入了绿队两年多后，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认识了江律文。

A大绿队是全国知名的学生社团，活动也就格外丰富。每每一群人骑着插着绿旗的自行车从城市里、从乡野间呼啸而过，总给人错觉仿佛是旧时的行侠江湖。杜微言从大一的小菜鸟开始，到了大四的时候，已经是社团中负责外联的部长。而这一次，他们的活动，是去邻市的湿地考察。

即便是现在，杜微言也能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江律文。他穿浅蓝T恤，推门进来的时候，年轻而英俊，就像他露齿而笑时的清爽。如果说他和学生们一样，都是社团成员，只怕也没有人会怀疑。可这个年轻人是活动的赞助方，也是湿地开发的投资方，那次他请学生们在湿地的山庄里吃了一顿饭。

杜微言坐的地方其实离江律文很远，吃饭的时候说不了几句话，只在最后，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江律文递了张名片给她："以后有这样的活动，可以再联系我。"

言下之意是他还愿意赞助?

杜微言心花怒放，接下之后，笑得眼睛都成了月牙型："谢谢江先生。"

于是便慢慢地熟络起来。

如果说涉世未深的少女，会这样一点点地喜欢上他，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杜微言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有些情感，如果一直藏在内心深处，也许就会像花苗一样，因为见不得光，渐渐朽成泥土。很久之后回忆起来，便是云淡风轻。

可有些不是。比如让杜微言后悔的、毕业前的那一场聚会，就让这一场暗恋彻底地转了性质。

面前摆了整整一桌子的啤酒瓶，她喝得眼神都已经迷离了，不顾旁人的眼光，又哭又笑，说话都不伶俐了："我真的很喜欢他啊！可是为什么总是没勇气告诉他呢？呜呜呜……"

室友喝得不比她少，脑子也不算清醒，支吾了半天，给她出了个馊主意："要不，你表白吧？"

杜微言"嗯"了一声，又说："什么？"

"就……今天！"她替杜微言做决定，"你过几天不是还要出去田野调查吗？一去就是三个月啊！他要是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躲在外边呢，没什么丢脸的。大不了以后就不见面了。反正是毕业了。"

杜微言热血上涌，拿起自己的手机开始编短信：“江律文，我喜欢你。”

年轻最不缺的就是冲动，何况是半醉半醒的时候，杜微言摁了发送键。

快一年的心事，一朝发送，她忽然觉得轻松，眼角一凉，竟然滴下了一滴眼泪。

这似乎是她第一次这么喊他，就叫他江律文。以前的时候，她总是客客气气地喊他江先生。江律文——这样的称呼让她有些忐忑，又有些甜蜜。然而甚至没等到回音，杜微言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晨光大好，鸟鸣啾啾，连绿叶拂过林梢的声音都亲切无比地传来。

不像是喧嚣的酒吧。

杜微言揉揉额角，视线望出去，还有些模糊。

有个男人站在不远的地方，背对着窗口，逆了亮光，修长的身影似是晃成了数道。他的声音带了似有似无的笑意：“小丫头，你胆子不小，敢去酒吧喝酒。”

她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眨了眨眼睛，开口问了一句：“江先生，这里是……”

窗外有些晨岚，年轻的男人微微侧脸，目光却落在桌上的那只黑色手机上，笑意仿佛是藏匿在云层后边的阳光，遮掩不住。

Chapter 2（2）

隔了这些年，杜微言依然能想起那个画面，夜风拂过来，似乎是将所有的神经抽离了肉体，放入了泉水中，激灵灵地抖了抖。日后杜微言每每回想起来的时候，脸颊也不免带了些微红。她想要不动声色地从他的手心中将自己的手腕抽出来——

他由着她，她柔软修长的指节擦过他的掌心，似乎是难以把握住的、天边的几缕流云。

只在将离未离的时候，借着路灯的光线，看得见她指甲上淡粉如珍珠色的光泽，江律文忽然觉得有些把握不住这个曾经很单纯的小丫头的心了。他反手重重扣住她几乎要脱离的手指，而她的指甲在自己的手心中狠狠地抠了下去。

“那时候你没等到我的答案——是不敢听？还是说……你已经不在乎了？”

杜微言秀气的眉皱了皱，似是有点困惑，半晌，才微笑着说：“江先生，那个问题，你说，你不愿意回答。”

江律文手指微微松了松：“微言，你这算反将我一军。”

“你知道我不是的。”杜微言从容地将手指抽出去，语气诚挚，“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况且……我不知道你的太太在国外。如果给你造成了困扰，真的十分抱歉。”

杜微言就这样一步步地离开，双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黑色的高跟鞋在地面上踩出清脆而利落的声响。

那背影清瘦而纤细，却叫人觉得难以弯折。

许是真的变了……他上一次见到她的背影，是很久很久之前。那一天杜微言在那个房间里，终于记起来自己醉酒后发过的那条短信，措手不及，又满面通红，开了房门就要跑——

他并不拦她。

而她最后自己在门口怯怯地回过头，清了清嗓子：“那个……江先生，你就当我吃错药了吧。”

迅速地低头落跑，一秒都不耽搁，遑论期待他的回应了。

江律文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哭笑不得。他大半夜地找过去，把她从那间酒吧带出来，想不到小姑娘昨晚的勇气却已经全然不见了。

那条短信之后，江律文好几次把她叫出来吃饭，彼此都绝口不提短信表白的事情。那时候于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又或者是兴趣盎然；于她，大约真的只是出于暗恋过后的难以拒绝。

小丫头是学语言学的，在语言上天赋惊人，吃饭的间隙，她能顺口模仿好几种方言，都是惟妙惟肖，逗得他哈哈大笑。

杜微言有些得意，眼神晶晶亮地闪烁着，语气却带着些克制着说：“这算什么呀！我们老师说过，以前赵元任先生在全国各地考察方言，火车一路从北往南，他只要一两天时间，就可以把一个地方的方言学会，几个月的考察，他能说几十种方言。”

他听得津津有味，于是打趣她说：“人家那是用来做学问的，哪像你这样，学了这么多，就像是变戏法一样拿来当节目。”

杜微言笑吟吟地看着他，左颊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

“谁说的？据说赵元任先生也把这个表演给毛主席看过啊！”

这让他轻笑起来。

他们之间的状况，像是一杯热水，此刻还有些烫手。他也不着急，不妨放着，晾上几日吧。

可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么几日，辗转却成了几年的时光。

底楼的大门哒的一声打开了，杜微言很快地跑进去，那扇沉重的玻璃门缓缓地将他的视线隔绝开。江律文靠着车门，点了一支烟。一点红星在指间闪烁，他的侧脸在光线下明暗不定。

烟点燃了很久，吸在鼻腔里，轻微的呛意。江律文仿佛在这淡淡的烟雾中，看到了那时她那个小小的梨涡，清澈可人，一回神才发现，整个小区，仿佛就他一个人，和满地的枯草。

火星在指间轻轻一弹，有一粒落进了草丛之中。他没有来由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副画面，整蓬整蓬的大火窜起，把过去的一切灼烧干净了，倒是爽快，又干净。

江律文想说的那句话，依然没有出口。而那点火星到底还是没有着起来，只剩下灰白的烟灰，如芥尘般四散飘扬。

杜微言早上醒来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又无意识地伸手，抹了一把脸。

她闭了闭眼睛，重新把头埋进空调被里。过了好一会儿，身体慢慢地舒展开，头颈向后伸仰，视线落在了床头挂着的那个面具上。

黄杨木雕成，又被漆上了一层古朴而厚重的暗漆。泥土的色泽，不似黑色的枯荒，近乎褐色。那张脸鼻梁高耸，双目突出，像是一尊撕碎小鬼的天王。

她慢慢坐起来，离那个面具更近了一些。其实这个面具看多了、看久了，狰狞的模样中，也生出了几分亲切来。

凡是来过她家、看到过这个面具的人都会惊讶："微言，你把这样一个东西挂在床边，晚上不做噩梦？"杜微言每次都一怔，然后微笑着说："怎么会？这个面具……有神灵保佑啊！"她半开玩笑的语气往往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了。都是搞语言科学的，这个年头，谁会有人信怪力乱神的东西？

Chapter 2（3）

杜微言在床上赖了一会儿，伸出手指够了够那个面具，轻声说：“还真的做噩梦了呢！”

收拾完后出门上班。她从硕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社科院下属的临秀省语言信息研究所工作。因为临秀省省内各民族混居杂居，研究所的重点也一直是在方言文化上，这都和杜微言研究的方向很一致。

她进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整理资料，直到小梁探了头进来喊她一起吃饭。

杜微言笑嘻嘻地把手中的笔放下，站起来：“走吧。”

研究所的小食堂伙食向来不错，杜微言喝着椰汁，不时抬头，看看高高架起的电视。此刻正在播午间新闻。

“小杜，你知不知道我们下周就要去明武那边？我早上听所长他们说了……”

说到明武，杜微言突然记起昨天自己去公安局的经历，忍不住告诉同事：“哦，对了……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去了趟公安局……”

“为了庆祝红玉阗族自治州成立五十周年，省委书记赶赴红玉，与民众座谈，并且会见了各行各业代表……”

杜微言停下了话头，目光不由自主地抬起，看着画面一帧帧地掠过，最后定格在一间会议室中。书记正在和人民群众座谈。而播音员的发音字正腔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阗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充分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阗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美好祝愿，充分展示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精神和光明前景。”

镜头又环绕会议室一周，出乎意料地，又在一个角落停了数秒。

仿佛有一只大手攫住了杜微言的心脏，将所有的血液挤出了心腔，迅疾无比地压入了四肢——在酒店里的那种窒息和晕眩感又浮现出来，愈加强烈。

那个男人靠着沙发，即便是坐着，身影依然修长而笔挺，像是竹节，又或者是高峻的山峰——而眉目间……

他的眉目是这样的么？英俊得叫人觉得沉静？英俊中带着几分桀骜？

好像是他，可又不像是他。

杜微言那口饭噎在喉咙的地方，上不上，下不下。

她想低下头。然而即便是在电视里，那人的目光仍仿佛感知到了摄像机的存在，透过镜头，充满穿透力，奇迹般地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和她对视……

一直到这则新闻结束，杜微言提起所有残存的意志，看了一眼电视机一角的时间——12∶29∶20——它是真的停滞了么？还是突如其来的记忆，将自己淹没了？

这么说起来，昨天晚上在大厅看到的那个人，真的是他么？

Chapter 3 （1）

“小杜，哎，小杜！”小梁的声音传过来，终于将她从一种近乎梦魇的状态下惊醒，“杜微言！你话怎么说一半啊？”

杜微言回过神来。她已经忘了自己之前说了什么，低低咳嗽了一声，脸色有些难堪：“我刚才说什么了？”

“公安局！”小梁有些不满地提醒她关键词，“你忘了？”

忽然没了继续聊天的兴致，杜微言匆忙地将几口饭吃完，将餐盘一端，站了起来：“其实没什么……我去实验室。”

电脑嗡嗡地响着，一直在筛选和对比语料。

杜微言躲在这样固定频率的声音后边，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她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白色的桌面，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工作条一点点地拉长，再缩短，仿佛是一个图形变换的游戏。

“小杜，你有一份快递。”

杜微言将耳机摘下，转去门口接快递。

拆开一看，是邻市某大学主办的汉语语法研讨会的邀请函，时间是在下个月，邀请她在会上发言。

这两年来，这样的邀请函，她不知道接到过多少。杜微言每次都想起父亲的玩笑话：“你呀，就靠着那一篇文章，足够吃一辈子的饭了。”

她知道父亲的意思，一方面自然是有几分为女儿自豪的；另一方面，却也是小小的警告，不要在研究上裹足不前、不求进步。

杜微言的父亲杜如斐是A大赫赫有名的一位人类学家，最大的爱好是摄影，每天都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和三脚架在城市和乡村间奔波。退休前两年，因为受这个爱好的影响，连研究方向都转向了民间信仰，并且不只一次地叹惋：“唉，早几年去研究民间宗教信仰就好了。这个好，这个有意思。”

她的母亲早逝，为了工作方便，自己住在市区，而老父亲一个人住在天尹市郊的一套小宅子里，养花弄草，出门踏青，也是不亦乐乎。她就劝杜如斐说："爸爸，你当兴趣爱好玩玩就可以了，千万别像以前那样拼命了。"

许多人第一次见到杜微言，总觉得这个看起来还有些娃娃脸的小女生，能在语言信息研究所工作，大概多多少少总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每到这个时候，杜微言再好的脾气，也会忍不住会有些生气。

因为她可以完完全全地、毫不脸红地说，自己能进这个国家级的方言基地，只是因为自己的那篇论文——《阗族方言考证》。

这篇论文的框架，是建立在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基础上的。

普遍语法理论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就是人类所有的语言都有一种共性，它不是指具体的发音或者语法，而是指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最深层的本质上的东西是共通的。

这个理论创立后一下子风靡了世界，争论者有之，而更多的则是赞同和认可。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认为这就有可能验证了《圣经》中巴别塔时代前全世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记载，为此而欣喜若狂。事实上，人类对于有些玄乎的东西，总是抱有特别的好感和热情的。

乔姆斯基老先生在创立这个假说后，就不断地拿世界的各种语言去测试、填充和验证。然而这个假说仿佛是无底洞，无论学界将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填进去，总是难以得出结论。毕竟——没有人可以穷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来验证。到了后来，老先生转投阵营，热衷于搞社会反战运动了，而他留下的这个巨大的理论宝库，自然也有待后来者证明和补充了。

这个时候，杜微言这一篇《阗族方言考证》的出现，其意义之于语言学界，仿佛就是这样一件事：

人人都晓得一加一等于二，可是唯有陈景润先生最为接近、并够到了哥德巴赫猜想那顶皇冠上的宝石。

杜微言在论文中描述的阗族方言，就是这样一种近乎神迹的语言。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几乎为人所知的任何一种语系的特征和结构，都能在阗族语中找到。

就像是国外知名的权威语言杂志所做的评论：

“天哪！这种语言的发现，就像是我们找到了一颗语言的胚芽——在此之后，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从它的一个细胞上进化而来。它像是上帝的语言。”

在严谨周密的学术杂志上出现这样近乎唯心的评论，的确算是一个奇迹了。

当然，阗族语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用逆向的方式，证明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假设。

以往学者们只是试图将一种又一种的语言，仿佛是填鸭一般，塞进这个假设中，没完没了地修改、证明。而阗族语，则是逆着思路，将一切人们如今能想到的语言要素包含进去。它的存在，足以证明，普遍语法，已经不再是假设，而是得到证实的科学理论。

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这篇论文被无数的知名杂志和科研系统引用。年轻学者杜微言，仿佛就是语言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爆红的程度，不亚于当年F4的横空出世。

就像是杜如斐和她开玩笑时说的：“你倒是可以坐吃山空。”

出国访问、研讨会、进研究所，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杜微言就站在窗台边读着邀请函，正巧同事来办公室通知：“周末出差，去明武。”

小梁笑着说：“明武吗？总算要去了。”

杜微言心里也松一口气，正好有理由拒绝那边的邀请。她坐下，写了封E-mail，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发送。

“这次就做好准备吧，肯定是持久战。”小梁言之凿凿地说，“政府对明武这么重视，据说上次修市志，就把历史科那些老先生赶过去住了半年。”

“嘿，是啊。明武就是红玉的前站啊。明武当个试验点，开发好了，下一站就是红玉阗族。不过红玉牵涉到民族关系，要更加谨慎。所以嘛，这个试验点，就要做得更好一些。”

杜微言没再听同事们纷纷扰扰的聊天，给父亲拨了个电话。

过了很久，杜如斐才接起来，杜微言猜他不在家里。

“爸爸，你吃药了没有？”

杜如斐呵呵笑了几声，似乎有些心虚。

杜微言听着就有些着急了：“你怎么老忘记吃药！再这样，我真要给你请个保姆看着你了。要不你就搬回来……”

“没忘没忘，哎，丫头，我正对焦呢，回头再和你说话。”他倒是不含糊地想挂电话。

杜微言急着把最后一句话说完：“爸爸，我周末去明武出差，可能要去很久，你自己注意身体。”

“好嘞！去吧。”杜如斐笑着说，“到了给我个电话，自己小心。”

Chapter 3 （2）

杜微言收拾了行李，坐上政协派来的车的时候，是在一个秋雨迷蒙的清晨。她十分庆幸没有和江律文同车。其实出发前这种担忧一直在缠绕着她，直到那辆白色的面包车驶到了自己面前，她才觉得自己有些犯傻。江律文怎么可能和自己一起走？顶多就是过些日子在明武，他们还会在各种座谈会上见上几面。

从天尹市到明武市，要纵跨临秀省。临秀省地形多山多水，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看似很短，可是实际上绕路所花的时间，却是直线路程的数倍。好在这些年的省际高速交通线飞速地发展起来，从北边的省会天尹到南边的明武，路程缩短到了四个小时，当然如果再往南去红玉，自然花费的时间更多。

杜微言坐在最后一排，车子冲进一个漫长的隧道，所有的光线都被黑洞吞噬了，只剩隧道墙上的两排路灯，凝连成两条璀璨的花露，在眼底流淌绽放。

耳机的音乐正幽幽地唱道："花入泥，我入戏，如你如棋，宁愿我入局……"

女声轻缓缠绵得不可思议，而杜微言身陷在这样的黑暗中，竟也有几分暖意席卷上来，她微怔着靠在车窗上，看见自己的脸清晰地被反光映出来，鼻尖抵在玻璃上，呵出淡淡的一团白雾。

什么时候，自己成了这样可以轻易被歌词触动心思的人了？

虚幻中的女孩子轻轻笑了笑，小小的酒窝，仿佛是小花一朵，不疾不徐地开放。

驶出大梁弯隧道，司机老孙师傅将车停在路边的一家小酒店外，招呼说："在这里吃过午饭再走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以选择的。常走这条路的司机都知道，这条道上，也就这里可以休息一下，再过去，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全程直达明武，想吃饭也没地方了。

杜微言跳下车，伸个懒腰，活动了下筋骨。有微凉的秋雨丝儿落在颈上，湿气漉漉的，仿佛能将人的睫毛打湿，望出去的世界迷蒙如水。

一行七个人在小小的屋子里坐下，随便点了几个菜。回头看看屋外，秋雨下得越发地大了，洒落在地上，仿佛疾箭。老板娘很快将菜端了上来，青椒肉丝、腊肉豆腐干、炒青菜，满满的三盆。

寻常的农家菜，却胜在材质新鲜，加上从清晨就开始坐车，大家免不了都有些疲劳，一个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将三盒菜吃得干干净净。

老板抽着烟上来聊天，老孙听了半天，茫然说："他……这是说的什么？"

杜微言忍了笑，暂且居中做翻译："老板问你这是赶去哪里？"

也不等老孙回答，她便对嘿嘿笑着的老板说："明武。"

临秀省向来是十里地外，方言大异。听见杜微言一口地道方言，老板黑黝黝的脸色上有几分惊喜："姑娘，你是这儿的人？"

攀了个老乡，一高兴，老板收钱也不要零头了，还笑容可掬地说："回来路过的时候再来吃。"

小梁忍着笑，低声说："你真好意思啊。"

杜微言眨了眨眼睛："嘘！回来还能打折呢。"

都没有带雨伞，幸好车子停得不算远，他们一个个将外衣遮在头上，快步跑向面包车。

老孙发动了几次，车子颤抖数下，却都无声无息地熄火。他大声地咒骂了一句，回头说："我去看看。"

车上统共也就一把伞，杜微言坐在靠窗的位置，忙拿了伞说："我帮你撑伞。"

大风之中裹着雨水，仿佛是一道水网，哗啦啦地就往人脚上浇。

鞋子已经湿透了，杜微言忍不住跺了跺脚，问老孙："怎么样？"

老孙垂头丧气地摇摇头，搓了搓手："没办法了。"

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前后四辆车从远处驶来，风驰电掣，从一个小黑点，直到擦肩而过，只是几秒钟的时间。

大蓬的水花溅起，杜微言站在靠马路的一边，躲避不及，惊慌之下的本能只是把脸侧向里边，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只听见接连几声刹车声，杜微言手里的那把伞也落在一旁，身上一凉，进而觉得肌肤一湿，她心底哀号一声，有些不敢睁开眼睛去看看此刻自己的惨样了。

老孙倒是脸色一喜，迎上车队，向那个下车的司机老练地招呼："师傅，帮个忙吧？"

对方有四辆车，都零零落落坐了几个人。那个溅了杜微言一身泥水的司机跑回去和车上的人商量了几句，最后决定让他们搭个顺风车。车上的六个人分别被塞到了三辆车里，其中一辆SUV拖着抛锚的面包车去前边的服务站。

同事们一个个冒着大雨换了车，杜微言跟着小梁，忽然错愕地发现，坐满了。

那个司机有些无奈地咧嘴笑笑，又看了眼衣着单薄又浑身湿透的年轻女孩子，指了指最后边的那辆车："哎，你等等，我去问问。"

大雨滂沱之中，杜微言走向那辆黑色的车子，不住对司机说："谢谢你。"

司机替她拉开副驾驶的门，笑着说："没事。"又低头对着车子后边的那人说："麻烦了，易先生。"

只听见后?的那人不轻不重地答应了一声。杜微言的目光扫到了副驾驶座上堆着的几个箱子，显然副驾驶座是不能坐了，她便有些尴尬地顿在那里。

依然是那个声音闲闲地传来："让她坐后边吧。"

不知道是不是秋意蓦然寒了数分，杜微言猛地打了个哆嗦，上下齿都忍不住轻轻一磕……这个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她绕着走向后

座的时候，觉得自己连着踩了好几个小小的水坑，脚步一个趔趄，差点没直接摔进去。

Chapter 3 （3）

车门轻轻地关上了。

她忍不住，抬起眼，打量了一下身边坐着的人。

是个年轻男人，手里举了一本杂志，恰恰遮住了他的脸。

杜微言心里突了一下，瞄见那是一本语言类的杂志，封面的页脚处印着“阗族”两个字——她知道的，学界这个风潮还没有过去。而这个风潮与热点没有过去，便意味着，她杜微言，依然是学术界的宠儿。于这个年轻的学者而言，此刻看到这个名词，有些突兀，自然也有些骄傲。

杜微言很快回过神来，心底掠过几分惊讶，坐在这辆车里的人……为什么会对语言学的核心期刊感兴趣?

那人似乎知道她在打量自己，缓缓将杂志放了下来。

他有着一双奇怪的瞳孔，颜色极纯，似乎是远古的黑色玄武岩。仿佛吸尽了外边一切的光线，可它从不闪耀，即便尊贵慑人，也总是色泽内敛。

杜微言的呼吸在瞬间僵住了，那个名字在唇间几乎要脱口而出——

然而前边的司机回头问了一句：“易先生，可以开车了么？”

易先生?

杜微言眉梢轻轻一挑，那个名字顺势滑落下去，她张了张嘴：“你叫什么？”

他答非所问：“还是老样子，帮了你的忙，也不会说一声谢谢。”

年轻男人的声音像浮云般飘来，仿佛有着笑意，可是他的眼神中，殊然不带半分温度，就像是此刻窗外浇灌下的冷雨。

他把杂志放在一边，嘴角的笑意终于由浅淡，渐渐拢聚成浓烈，最后慢慢地流淌蔓延至眼中，有着难以逼视的英俊。

这样的英俊，让人心底不安。

杜微言注意到他说了一个“老样子”，心里咯噔一下，双手握拳，指节几乎抠进了掌心。

老样子……他指的……是当初自己做的那些事?

而他似乎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伸手，微笑着说：“易子容。”

Chapter 4 （1）

他握住她的手，顿了顿，有片刻的僵局。然而不知为什么，杜微言觉得，就连这片刻的停顿，都是他刻意的。

等到杜微言想要把手抽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显然，易子容暂时没有放开她的意思。

“杜小姐，这次去明武，是为了什么？”他似笑非笑地问，薄唇抿得有些失却血色了，却依然线条优美，“公事么？”

杜微言仓促地移开目光，点头：“公事。”

易子容笑了笑，放开她的手：“还是考察方言？”

蓦然罩上了一层看不见的沉重的气氛，杜微言点点头，算是默认。

刚才湿透的衣服在开着暖气的车子里正被一点点地烘干，杜微言往车子一侧挪了挪，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她间或偷偷看易子容一眼，可他自顾自地拿起那本杂志，几乎半遮住脸，看得专注认真，再也不去理她了。

杜微言转过头，看看窗外的落下的雨丝，心里估算着还有多久才能到，最后轻轻咳嗽了一声：“莫……”

易子容放下那本杂志，神色复杂地看她一眼，却一言不发。

“我是说……还有多久能到明武？”杜微言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他什么都不提，难道不是正合自己心意？于是连忙补上一句，“我没别的意思。”

前头司机回答：“还有两个多小时吧。”

她“哦”了一声，眼看易子容又开始翻杂志，终于还是忍不住，慢慢解开了外套。里边还有一件厚实的T恤，她只能将就着靠在那里，一动不动。

路况不错。一路开得也平稳。易子容放下杂志，侧头去看杜微言的时候，她倚着车窗，已经睡着了。

她居然还睡得着？还是说，这样的相遇对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易子容微微侧脸，目光中有几分探究，淡淡地望向她。

她侧着身，头微微歪着，被雨水沾湿的光线柔和浅约，落在白皙的颈侧，齐耳的发丝勾漾起浓淡不一的影落，仿佛泼墨写意。

他只看了一会儿，眸色却更黑更浓。半晌，敲了敲司机的椅背，示意对方将温度调高一些。

进了明武境内，潇风暮雨的缘故，天色已近半黑。

刹车的时候，杜微言惊醒过来，看了眼窗外，已经到了明武宾馆。她看看闭目养神的男人，不知道该不该叫醒他。

司机回过头，示意她下车。杜微言如蒙大赦，向他感激地笑笑，推开车门。

凉风带着碎雨卷进车内，杜微言正躬身要出去的时候，莫名觉得有人正在盯着自己的后背。

她犹豫了片刻，还是回头。而易子容依然闭目，侧脸的线条十分好看，不曾望向她。

宾馆门口拉着横幅："欢迎各位专家莅临考察。"

同事们比她先到一步，已经去了各自的房间，杜微言询问了房号，转身去了二楼。

小梁正在收拾行李，一转头见杜微言进来了，笑着说："这一路可够呛。"

杜微言在门口站了半天，神色变幻不定，最后开口的时候，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的行李呢？"

忙乱地翻找之后，终于确定了，是那位好心的司机将她的行李箱放进了易子容车子的后备箱，如今他们的车大概正驶在从明武开往红玉的崇山峻岭之中。

暂时无法可想，杜微言只能找小梁借套衣服，先去洗了个澡。幸好钱包证件都在随身的小包里，大不了明天去商场兜一圈，把该补齐的东西买齐再说。

正吹着头发，老孙来敲门了，兴奋地说：“小杜，刚才下午载我们过来的那个司机打电话来了，说你的行李最迟明天晚上给你送回来。”

旅途中的种种意外，以及起起伏伏的心情，终结在这一刻。杜微言诚心诚意地笑了出来，说：“哎呀！太好了！”

这一晚大家都有些劳累，早早地关了灯睡觉。杜微言躺在床上，明明疲倦不堪，可偏偏睡不着。眼睛睁开着，空洞洞地望着上方，仿佛那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却熟悉的面具。

杜微言使劲闭上眼睛，空调的声响告诉她，这是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

语音分析极度疲倦的时候她会想看台湾的综艺节目。不工作的时候热爱找一个露天的咖啡馆，点上一杯蓝莓茶。在发呆的时候，城市里的气流带着微热，尘埃拂面而来。因为年轻，还有些小小的虚荣，喜欢享受外界的赞美。属于她，也属于这个世界的，众生繁华。

半睡半醒间，这幅画面中出现了幻觉。

那是一个异常英俊好看的男人，正侧着脸，默不做声地抿唇看着她。

易子容……他是易子容么？

唇齿间喃喃地想发出声音，有些断续，像是梦呓，可是最后一出口，杜微言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自己喊的，是另一个名字。

Chapter 4 （2）

第二天早起，在宾馆吃了自助早餐。杜微言剥了两个水煮蛋，蘸着酱油囫囵吞下，问小梁说："今天有什么安排？"

"哦，今天和市委分管文化教育的领导见个面，他们也意思意思，招待一下。"

服务员走过身边，杜微言喊住她："小姐，我要一杯白开水。"

"好的，请稍等。"

杜微言转头对小梁说："听到没有？她的平卷舌音，还是有些模糊不清的。"

小梁有些感叹，一路过来，山路崎岖也不是没有看到的，看来地理环境的不便，倒成了一些古老文化的保护伞，让现代文明不至于一下子就侵袭进来。

"不过没什么用。连广式早茶都已经进来，何况是语言？那可是天天能在电视广播里接触到的东西啊。"杜微言下了结论，顺手接过服务员手中那杯水，笑容满面，"谢谢你。"

明武市政府先派车将他们一行人送到了明武高级中学，那边拨了三个空闲的教室，给他们当做语音实验室和办公室。

办公室是在教学楼旁边的一座小楼。木结构，地板踏上去还嘎吱做响。技术人员在安装设备，窗外学生们的读书声琅琅传来。杜微言在走廊上微微远眺，远处群山如黛，许是因为下过雨的缘故，空气清新湿润，依稀就是王维笔下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在这样一方天地里，叫人觉得心旷神怡。

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出差让她想起另一个更漂亮飘渺的地方，有些像在诗意的世界里栖居。

吃过午饭，又去市区转了一圈，杜微言回到宾馆的时候，总台服务员叫住她："杜小姐吗？"

杜微言猜想是行李送来了，疾步走过去，然而小姐笑容可掬，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三○六号房江先生留下的。"

杜微言怔了怔，下意识地伸手接过："江律文？"

"是的。"

转身回房的路上，她忍不住，拆了信封看了看，其实里边不过是一张纸条，钢笔字迹遒劲有力："回来之后联系我。"

杜微言一愣，随即苦笑，他可真了解自己。让人转交字条，方法是挺原始。可如果自己不主动联系他，将来他问起来，人证物证都在，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

她将纸条放回信封，又塞进包里，取出房卡开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那个黑色的行李箱已经横在窗边了。杜微言心中掠过惊喜，觉得松了一口气。

暗扣清脆的咔一声，她漫不经心地掀起箱盖，却忽然愣在那里。

箱子的正中，完好地放着一只绣花鞋，只有一只。

极烈极艳的红色，如是枝头石榴花，那串红色像是流水，荡漾出来，将底下那件灰色的T恤染上了同样的色泽。鞋底纳得很厚实，而鞋面上是精致的牡丹花纹，素色绿叶被这红到极致的颜色一衬，竟也斑斓起来。

注视很久，杜微言慢慢坐在地毯上，将短靴和袜子一并脱下来，然后将左脚缓缓地伸进那只鞋子里。

不大不小，正好，就仿佛这只鞋子天生是为她而制。

白皙的脚背，红缎的鞋面，穿上之后，脚型十分秀气，像是古时的大家闺秀。

身后的门咔哒一声打开了。小梁开了大灯走进来："哎呦，行李已经拿回来了？"

杜微言站起来，单脚穿着那只鞋，还来不及脱下："是啊。"

小梁一眼扫见了，笑问："哪里买的纪念品啊？这鞋绣得挺好看的。"

杜微言笑了笑，避重就轻：“家里带来的。本来是一双呢，后来右脚的那一只弄丢了。”她把鞋子脱下来，问小梁：“晚上没事吧？我想出去随便转转。”

她到了总台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问：“麻烦你，能不能给三○六号房间的江先生打个电话？”

等了半天，小姐抱歉地说：“对不起，江先生好像不在房间里。”

杜微言松了口气，语气也轻快起来：“没关系，谢谢你。”

明武市是临秀省经济和地理的一道分界线。再往南，就是民族杂居的区域，地形更加复杂，丘陵纵横。而明武市内，已经算是汉族和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文化也独具一格。

杜微言住的宾馆在老城区，道路都不宽，大都是碎石子儿铺成，连两旁的屋子都是石头砌成，这样的夜晚，有着别样的幽静。

她走了一会儿，突然注意到前方的一个茶馆，灯光是橘黄色的，晕染得那一片空气都带着明黄的暖意，有吱吱呀呀的声音传出来，极热闹的样子。

丝竹管弦，女人的吟唱，缓缓地在清冷的街道上铺陈开，就仿佛是旅人在荒芜的原野上走着，忽然就发现了一朵肆意绽开的花朵。

杜微言往那个方向加快了脚步。她知道这是这里特有的一种戏曲，也算是傩戏的一种，此次的文化旅游开发中，这项戏曲也是重点要考察的项目。

杜微言在角落里的一张八仙桌边坐下，清静，角度也不错，可以将那个小小的舞台看得清清楚楚。

伶俐的服务员从一旁绕了过来，用夹带着浓重方?味道的普通话问：“要喝什么？”

杜微言还没开口，已经有悦耳的男人声音替她回答：“两杯八宝茶。”

灯光大都聚焦在舞台上，茶馆里的光线有些昏暗，人影幢幢，更是模糊不清。唯独江律文的脸近在眼前，目光浅浅流转着笑意：“我从

宾馆追出来，转眼你就不见了。还以为你走丢了。”

台上的那个女子戴了面具，看上去不年轻了，身形有些臃肿，声音也说不上甜美，恰好接着江律文那句话，缓缓地唱了起来。

杜微言向他笑了笑，比了个“嘘”的手势，专心致志地开始看戏。

女人穿着大褂，手中抓了一只鞋，和那个男人抱在一起，看这情景是在失声痛哭。

其实台上的男人女人，都过了中年，戴着线条粗犷的面具，更和俊美搭不上半点关系，傩戏的唱词也不及昆曲越剧优美婉转，大多是民间的方言对白，粗浅易懂。

Chapter 4 （3）

那一幕漫长，却又仿佛短暂。她像是在艰难的思索和回忆，以至于周遭的变化，倏然被抛在了一边。

杜微言专注地看着，转眼的功夫，那个舞台上，已经空无一人。而茶馆里，看客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仿佛风声乍起。移开目光的时候，似是已经过了很久，杜微言慢慢地剥开桌上果盘里的一粒花生，并不急着走。

江律文修长的手指在桌子的边沿轻轻地敲击，终于轻声问她："这出戏……演的是什么？"

杜微言抿抿唇，没去看他，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江律文也忍不住，眉梢微挑，轻笑说："你知道我听不懂。"

杜微言看他一眼，他坐在八仙桌的另一侧，浓眉皱起，眼底却尽是笑意和无奈。

"这个故事啊，其实是和一项民俗有关。"杜微言一手支颐，不急不忙地说，"我们回去吧，回去的路上我说给你听。"

幽长的小道上，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身影。星光。月光。光芒流转之间，人影长长地拖曳在身前的地方。

"其实黑狗灵王的信仰是从红玉那一带传来的。一对男女，要是相爱，可以去灵王那里山盟海誓，然后将爱人的一只鞋子扔在灵王的庙里。这样，要是爱人变了心逃跑了，灵王就会凭着那只鞋子，把那个变心的人找回来。

"这出戏就是讲这个故事。那个女孩子被恶霸抢走了，男主人公就求助于灵王，把女孩子救了回来。"

江律文沉默了一会儿，淡淡问："真的有灵王庙么？"

杜微言双手环抱在胸前，低头走了一段路，才慢慢地说："你说呢？"

“应该是没有吧。”江律文拍了拍她的脑袋，“我想，更大的可能应该是这样。明武以前穷，有很多买进来的媳妇。当地人为了不让那些女孩子逃跑，才编了这个故事来吓人的。”

江律文侧头看她一眼，语调冷静却不失柔和：“你觉得呢？”

杜微言摇摇头，慢慢咀嚼着他的分析，良久，才叹了口气：“你的分析，可真煞风景。”又笑笑：“江先生，你的专业，难道是侦探学？”

江律文轻笑出声：“微言，你也是科学工作者，难道也信这样的东西？”

啾啾的几声虫鸣，天地静谧。

“其实那些东西，在没有把握完全否定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该不屑一顾，还是坚信不疑。”

女孩子的声音很茫然，在偌大的空间里传开去，仿佛是青烟散开在空旷的平原上，最终还是袅然飘渺，渐渐失去影踪。

才不到九点，但对于这座素来宁静而安详的小城市而言，他们已经算得上是夜归人了。杜微言和江律文在电梯里道别，转身离开的时候，她似乎觉察出他的欲言又止。

“微言……”

电梯门即将合上的时候，江律文忽然伸出手，门被阻了一阻，又缓缓向两边弹开了。

“嗯？”杜微言站在离他一臂距离的地方，“怎么了？”

“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随随便便回来找你的。”他顿了顿，“我已经离婚了。”

Chapter 5（1）

江律文的笑容渐渐地隐在了电梯门之后，走廊空旷，静得能听到电梯绳索绞动的声音。杜微言一动不动地站在电梯外，电梯门倒映着女孩子的脸，目光说不上究竟是惊讶，又或者是一种茫然，只是黑色的眸子一眨不眨，像是要望穿那块精亮的铁板。

良久，她转了步子，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黑夜是一个人最好的保护，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辗转反侧，哪怕夜不成寐，也始终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

小梁的呼吸已经变得平缓绵长，大约已经熟睡了。杜微言心里有些着急，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来了明武，她的睡眠一天比一天差。恍惚之中，又想起江律文的话，他气定神闲，隔了电梯，不紧不慢地说："我不是随随便便回来找你的。"

他离婚了？

他离婚了……如果是几年前得到这个消息，那么自己或许就不用品尝被愚弄和屈辱的感觉了。

可是现在听到，仿佛是精疲力竭地走到了终点，早就没了惊喜。或许还有些惊讶，可是神经仿佛被磨砺得更粗重了一些，早失却了韧性和敏感——杜微言有些沉重地阖上眼睛，翻了个身，耳边隐隐回荡着傩戏中的女声，一点点将她拖入梦泽之中。

第二天起得很早，杜微言洗漱出来，天空蒙蒙地发青，她将桌上准备好的资料和录音笔统统装进背包里，对小梁说："我先出门了。"

昨晚走过的那条石子路，此刻已经变成一个小小集市，吆喝声，讨价还价声，还有偶尔溅在鞋面上的几滴泥水，都让人觉得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热闹。

回到工作的状态，在人群中穿梭，这让杜微言觉得舒心而惬意。

杜微言负责这次方言调查的语音部分，要做的第一步是寻找大量的被测试者，收集语料，然后分析音标构成。这一步的工作繁琐，又

有些枯燥，需要极大的耐心。

杜微言拿了录音笔，一家家地找人聊天，请他们说一样的话语内容，记录下来，若是出现了不同的口音，就分别标记，细致地分析。

然而她从来不觉得方言的语音分析繁琐，因为取样就意味着和很多很多人面对面交谈。这样的交流，总给她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仿佛一下子可以融入一个大的集体，亲切感油然而生。

在第一条等言线出来之前，杜微言已经在东区工作了半个月左右。每天都早出晚归，却不是大夏天，却依然难以避免地晒黑了。

江律文再一次见到她，是在宾馆的大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短发利落地夹在耳侧，正倾身和身边的一个同事低声说着话。

他吩咐了下司机，转身往大堂走去。

杜微言正在和同事一起，测划第一条等言线。

所谓的等言线，是指在线内的区域中，当地的居民方言发音都是一致、没有什么差别的。而在线外，则方言发生了轻微的、可被区分的变异。

一条曲线划下，恰好是沿着明武郊区的一条小河，当地人称之为“泸水”。等言线往往沿着河流、山脉分布，那是因为古代交通非常不便，一条小河、一个小山，就可能造成地区间的隔绝，导致语言的变异。

杜微言拿着铅笔轻轻指点着，慢慢地说：“泸水是第一条等言线，这是符合地理位置的划分的。泸水以西，是碧溪头，那里我们还没有开始采样。估计……”

“微言……”

话语被打断了，她愕然看着身后的男子，将一声轻轻的咳嗽转化为微笑：“江先生。”

一起在明武工作了数日，偶尔还吃饭，同事们也认得江律文，纷纷打招呼。

江律文笑着俯身看他们桌上那一堆资料，轻声问：“在工作？”

他扶着杜微言的肩膀，语气又亲昵，杜微言有些不自在地往前倾了倾身子，语气尽量平静地回答："是啊。"

同事的目光已经有些异样，杜微言索性笑嘻嘻地说："你们不知道吧？江先生……他是我师兄，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江律文也不说破，只是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现在有空么？有几件事关照你一下。"

杜微言跟着他往外走了几步："什么事？"

"我要回省城了。"江律文慢悠悠地说，似乎在观察她的表情变化，"那天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么？"

杜微言一滞，点了点头。

"我以为，半个月的时间，我不来找你，你能考虑清楚了。"

她知道自己的回答有些迟钝，可还是有些艰难地开口："江先生，那天你说的话，我认为是个陈述句，并不是在询问我的意见。"

这是一个阴天，酒店大堂灯火明亮，光线璀璨地落在江律文的脸上，轮廓浓浅不一。他听到她的回应，似是觉得有趣，轮廓陡然变得柔和，忍不住轻笑起来："微言，说起抠字眼，我从来不是你的对手。"他顿了顿，抿了抿唇，眼角很好看地勾起来："以前的事，我瞒着你，我逗你玩，是我不对。可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Chapter 5（2）

仿佛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表态，并不需要等待她的回应，他已经转身，逆着光线，修长的身影渐渐地远离。

杜微言手指渐渐握拳，又松开，这一刻，同事在喊她："小杜，车子来了，我们走吧。"

她回头答应一句："我马上就来。"

车子送他们到城西，杜微言跳下车，打量周围的环境。

大片大片的竹林，仿佛绿色的海涛，几乎将人的眸子也映成浓密的碧波。杜微言呼了一口气，回头说："我们开始吧。"

城西这一片地方，方言的复杂程度大大超出了杜微言的预计。这里民族混杂，各种各样的语言交融在一起，让语音、语法结构都变得异常复杂。

今天去的地方是明武城西小学，一组十人采样完成之后，杜微言和路边一个阿姨聊天。阿姨是郊区碧溪头山上的居民，只说了几句话，杜微言就知道，这口音又迥异于城西的任意一处地方。

杜微言了解过碧溪头的情况，也知道碧溪头是明武境内最高的一座山。这座山的民族分布，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多民族混杂，而山下则是汉族生活区。虽然还没有考察到那里，可她心底早就跃跃欲试——就像是植物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植物物种，又像是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系。这样的一片地区，对于语言学家而言，就是宝库。

阿姨指了指城西小学正放学出门的孩子们，叹气说："我们乡里的老师，到现在还没有派下来。"

前一阵，国家大张旗鼓进行了乡村代课老师的改革，碧溪头小学原本的老师被辞退，然而国家派来的老师却迟迟不到，于是学校的主要课程语文和几门副课都暂时停课了。

杜微言惦记着这事，想来想去，忽然灵光一闪……当老师和语料取样，似乎并不冲突啊?

小梁也知道了杜微言要去碧溪头考察，睡前拉着她说："小杜，不用那么认真吧？碧溪头那边方言情况是复杂了些，可能要划出好几条等言线。可你也不用住那边——每天让车子送你过去就行了。"

杜微言收拾着行李，微微笑了起来："没事。教育局那边说了，一个多月，那边老师就到位了。再说我们身在外地，还要让人每天接送，也说不过去。"

隔日，杜微言背着一个大行囊，在山脚下见到了来接她的老村长。

村长是汉族人，家里媳妇却有着少数民族的血统，于是也住在半山崖间，他带着杜微言往上走，黝黑的脸上还有些不好意思："杜老师，这路难走，你可小心。"

他接过杜微言的大背包，一把背在自己身上，又伸手拉她一把。

杜微言嘿嘿笑了笑，抹了抹脸："没事，大叔，我爬山在行呢！"

天气是难得的好，介于秋冬之间的阳光泼洒下来，有一种薄雾般拢起的温暖。杜微言从山间小道边的植物上折了一段枯枝，当做手杖，踩着碎石往上走。远处山路盘盘旋旋的，犹如一条丝带，缠结在碧绿的山间。

杜微言脚下踏着专业登山鞋，却有些吃力地发现，依然跟不上只穿着一双胶鞋的老村长。

"大叔，山上住了多少人呢？"

张村长隔了老远回头，憨笑着说："人多着呢！好几个村子，娃娃们加起来也有二十多个。杜老师，你愿意来帮忙，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呐！"

山路大约爬了有一个多小时，约莫十里左右，终于还是见到了村落。

张村长先带她去了学校——很简陋的一所乡村学校。就像是杜微言以前在报纸上杂志上见到的那样，简单的三间平房，分别是学校的

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今天是休假日，学校里没人，只有土操场上升着国旗，清淡的色泽中艳艳的一片红色。

杜微言住的地方就在学校一角的偏房，位置也合适，方便她上下山间调查取样。她看了看自己这一间小平房，一张木板床，一个小书桌，还有山间常用的小炉子，地方不大，倒也显得紧凑。

杜微言正想着怎么摆弄这个炉子，村长来敲门，声音很洪亮："杜老师，今天来我家吃饭吧？"

他领着杜微言往山里走，一边解释："杜老师，本来想让你住我家，可是我们山里人家腌臜，怕你住不惯。你就先在学校住两天，要是觉得冷清，就还是来我家住着。"

杜微言摆摆手："村长，这样太麻烦了。我只住一个多月，一人一间屋子，也挺好的。"

其实学校离村长家不远，也就走了十来分钟。

四方院落，村长的儿子外出打工，只剩下一个孙子，十分调皮，满地乱跑。

晚饭张大婶炖了山药土鸡汤，不住地劝杜微言多吃一些。村里来了新老师，家家户户都有些好奇，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前后来了好几拨人。也有羞怯的孩子扒着门口，悄悄张望一眼，又很快跑开了。

天色一点点变晚，仿佛有人将浓墨慢慢涂上天空，透明的云层也渐渐地仿佛被贴上了粘纸，光线稀疏起来。

村长替杜微言拿了一篮隔壁大婶送的鸡蛋，送她去学校，一边叮嘱她："?校那边还住着余老师夫妇，就在你隔壁，晚上那边也挺安静。杜老师，你不用害怕。"

余婶夫妇是原本都是学校里的任课老师。上边的通知下来，取消了代课老师的授课资格，而代课教师转正又只留了一个名额，于是余婶的丈夫成了学校里唯一的数学老师。村里最后决定，让余婶在学校住着，管管杂事。

杜微言先去和她打了招呼，依然喊她一声"余老师"。

余婶正在烧水，见了她，连忙站起来，笑着说：“我知道今天有新老师来，我家老余上山去了，回头他见到你，一定挺高兴的。”一边说一边忙着把热水一壶一壶往杜微言屋里搬。

杜微言忙上去帮忙，又被余婶隔开：“我来我来。我们这地方啊，别看潮湿，满山都是树，可是水还是得从操场那边的一个水龙头接过来。上次来了个大学生，挺能吃苦的。后来走的时候，她还是对我抱怨说别的啥都能忍，就是忍不了每天往返几次挑水，好几天才能洗一次澡。”

她放了几壶热水下来，又将杜微言的木板门带上，笑着说：“头天上来，早些休息吧。”

杜微言道了谢，洗漱完毕，躺在木板床上翻了个身，床还嘎吱作响。

或许是因为今天爬了山的缘故，甫一触到枕头就昏昏欲睡。枕头是荞麦的，淡淡的香气若有若无地传来，仿佛是一剂良药，将前些日子的失眠驱散得一干二净。

Chapter 5（3）

教四个年级的语文，对杜微言来说不是难事。转眼过了半个月，她每天备课，上课，课余的时间就挨家挨户收集语料。研究所的同事也常常打电话给她，彼此交换信息、询问进展。而杜微言并没有估计错，她所在的碧溪头，确实是整个明武语言分布最为复杂、也最有层次的一个地方，的确值得好好研究。

批改完作业，杜微言又整理了些语料，随意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拨了拨头发，苦笑起来。

余婶说得没错，年轻的女孩子，大概都受不了好几天不洗头不洗澡。额前的刘海，几乎已经结成一缕一缕了，幸好是短发，否则会更加油腻不堪。

天色还早，操场上还有学生跑过的身影，杜微言去余婶那边拿了木桶，一边烧水，一边收拾，打算洗个澡。余婶帮忙灌了一桶水才离开："有啥事就叫我。"

热水浇在身体上，仿佛打开了每一个毛孔，洗过的头发，恰好够着肩头，有些微的凉意，仿佛是水钻在裸露的肌肤上滚动。她细细擦了一会儿，忽然听到敲门声。

余婶的声音，似乎在说要进来拿东西。她在房间的最里边，又隔了一块布，就听不大清，只能喊了一句："余婶，你有钥匙，自己进来吧。"

门口又是窸窸窣窣的一阵动静，然后就关上了。

杜微言洗得差不多了，直接拿了毯子裹住身体，一边拉开帘子——

逆着光，小小的屋子里只有她，和一个男人。

她一愣，眯了眯眼睛，湿润的睫毛在眼睑处压出一道水印。

米色的风衣，身段修长，男人的眸子是近乎玄武岩的黑色。

此刻易子容和她一样的惊讶，挑着眉打量她的衣不蔽体，目光还在她的肩处停留了很久。毯子裹在她年轻漂亮的躯体上，锁骨很明显，而肩膀不失圆润，乱蓬蓬的黑发仿佛刺猬一般胡乱立着，透了几分小孩儿般的稚气，将头发遮掩下的小脸衬得仿佛如新雪般光洁。

易子容的表情从惊讶，再到从容，最后挑起一丝锋锐的唇线，似笑非笑。

杜微言的理智在片刻之后终于回到了脑海中，她克制不住地尖叫一声，很快地转身——“你怎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她躲进那块挂起的布后，飞快地穿衣服。

而易子容似乎站在原地没动，声音清冷得像是一汪山泉，带了轻轻的讽刺，哧溜一声，扑熄了她如岩浆般上涌的怒气。

“有什么好躲的？你的身体，那些该看到的不该看到的，我不是早就看过了么？”

Chapter 6（1）

外边天色渐沉，半明半暗间，光线有种诡异的冽艳。然而比光线更诡异的，是男人的脸色。

杜微言随手抓了挂在一旁的睡衣，也不顾得不得体，套了上去，又检查了一遍，确认衣料已经严密地将自己包裹住，才掀开了布帘。

不等她厉声责问对方为什么不请自入，易子容已抢在她之前开口，语气很平静，却又隐含了冰凉的怒意："杜微言，你住在这种地方，还敢这样洗澡？！学生都在外边乱跑着！"

杜微言被噎了一噎，许是被他的表情吓到，一时间忘了自己的立场，竟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良久，才反应过来，脸涨得绯红："我的学生都懂礼貌！闯进来的是你吧？"

她一边狠狠剜他一眼，顺手将房间里那盏白炽灯打开了，光线瞬间洒播开去，轻柔地落在易子容的脸上——这是重逢后，杜微言第一次清晰、而毫无滞碍地面对面看清他的容颜。

她的手指还扶在开关上，却再也难以挪动分毫。

三年的时间过去，不长不短，虽然不至于让一个人老去，可是多少会留下一些印记。就算是杜微言，护肤品也从当年的控油清爽，逐渐升级到了保湿滋润。可是这个男人，用神祇般的惊人英俊，以一种时间都无法使之褪色的方式，又一次的，让杜微言回味起初见他时的那种惊艳。

易子容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被她凝视，可是也在凝视着她。

她的表情太过明显，应该是陷在回忆中，一时间难以抽身出来——这让易子容有些怔忡，又有些浅浅的紧张。

过了很久，杜微言缓缓将手放下来，大约有些无意识地随手拨了拨头发，轻轻说："莫颜，你真好看。"

那眼神那动作，让他仿佛又看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突如其来地闯进来，然后一声不吭地消失……他抿了抿唇，在书桌前坐下，

仿佛没有听到她的话，只是翻了翻学生的作业本，轻轻笑了出来：“你也挺好看的。”

杜微言觉得他的语气很轻快，可他是莫颜，他从不骗她……这样一想，她忍不住微笑起来，点头说：“谢谢你。”

她也在床边坐下，一时间无事可做，只能伸出手，抚平了枕巾。气氛似乎从刚才那样的激烈和意外中，陡然沉淀到了此刻的相对无言。

“莫颜，你……怎么会出来的？”杜微言酝酿了很久，终于还是开口问他，“我在天尹见过你一次，还以为是认错了。哦，还有一次，是在电视上。”

男人不疾不徐抬起头，注视着忐忑不安的女孩子，他轻轻一笑，杜微言却忽然想起了芙蓉花开的皎亮——

“叫我易子容吧。在这里，他们都这么叫我。”

“易子容？”杜微言在唇间读了两遍，“为什么叫这个？”

他一本正经：“阗族人出来大都姓易，子容是按族谱下排的。”

“哦。”杜微言点点头，抬头看他一眼，特定的角度让他的半边脸庞看起来像是一尊历史很久远的雕塑，而时光不曾磨灭掉这样的杰作，璀璨得叫人难以挪移开目光。

她沉默了片刻，那句话，从她在车中见到他起，就已经想说了……再不说，如鲠在喉。

“不辞而别，是我不对。”杜微言咬咬牙，看了看他的脸色，继续说下去，“我应该说一句对不起。”

易子容抬起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最后语气镇定而安宁：“不用说对不起。你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

他的手指非常修长漂亮，不轻不重地在桌边轻叩，此刻顿了顿，又摇了摇头。这样的动作，让他看起来优雅清贵。可他知道自己心底却滑过一丝无奈，这样的话，他在她的面前，说过两次。每一次，这

个死丫头看起来都是心不在焉，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完整地把这句话听进去。

“那——”杜微言带了下意识的反应，像是护犊的老母鸡一般看了看自己的一些学术资料，语气又像有几分自说自话的揣测和侥幸，“你不是来找我的，对吧？”

易子容什么都没说，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幽深的眸子里划过一道奇异的光亮。

天色渐渐地在暗下来，杜微言莫名地起了个奇怪的念头，男人的那双眼睛，亮得像是山间夜晚的星星，淡淡的皎洁，仿佛就是这样，已经注视了她很久很久。

她道歉了，可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她觉得不安。

到底为什么不安，杜微言却琢磨不出来。其实他很正常——年轻，英俊。许是因为从红玉那边过来，多了几分奇异的、不同于都市人的气质，鲜活，却不失沉静。这大概也是她从来都无法看透他的原因吧。

“我是来找些东西的。”他笑了笑，“杜微言，你不用怕我，我记得你说过，我们是朋友。”

“是啊，是朋友。”她笑得有些尴尬，却只能硬着头皮，“一直都是。”

“所以……朋友之间，按照你们的说法，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忙？”

“什么忙？”

易子容站起来，平静地说：“红玉正筹建一个博物馆，需要顾问。?

杜微言眨了眨眼睛，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男人的嗓音有些低沉，又似乎有些沙哑，划在人的心里，像是叩动心弦。他似笑非笑着说：“杜小姐，你这是在装傻？因为你那篇文章，阗族语言现在炙手可热。关于语言介绍，会有两个展厅。我们可不懂什么是语言参数和习得机制。”

杜微言轻轻咳嗽了一声。

Chapter 6（2）

“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数不清的人来过红玉。”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木樨谷那边，也换了副模样了。”

杜微言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她也不敢问所谓的“换了副模样”指的是什么，只能点头说：“我……我会帮忙。”

易子容的表情似是舒展了一些，他点头：“好，那什么时候下山？”

“等我把这里的工作做完吧？”她用商榷的语气说，还带了小小的疑惑，“还有，你是用什么身份来找我的？”

薄唇的形状极为漂亮，像是月牙微亮，又像是蝶翼柔缓，易子容想了想才回答她：“红玉产一种稀有金属，你知道么？现在这个开发刚刚起步，潜力也很大。政府和民间合作集资，已经步入正轨了。”

说到这里，易子容似乎记起了什么，眼角一勾，那抹弧度秀长微翘：“你喜欢从商，还是从政？”

“呃？”

“哦，没什么。”他自如地笑笑，“随便问问。”

难怪能在那个饭店遇到他……杜微言其实一直在琢磨这件事，难免还有些疑惑：“你……出来多久了？”

易子容笑了起来，露出的牙齿洁白漂亮，终于衬得薄削的唇有了血色：“你需不需要看我的简历？”

杜微言还没来得及问易子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余婶就来敲门了：“杜老师，来吃饭了。”她半探进头，看了一眼易子容：“你的这个朋友，一起来吃吧。”

杜微言这些天一直和余老师夫妇搭伙，山里人都爽直淳朴，她也乐于和他们多交往。眼见余婶热心的模样，她也不好说什么，倒是易子容站起来，笑着说：“那就不客气了。”

杜微言出门的时候皱了皱眉，压低声音说：“易先生，我没有答应你现在就下山。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易子容十分轻松地笑笑：“我知道。还有，叫我易子容吧，叫先生显得……”他想了想，用了个词儿：“很见外。”

房里的白炽灯有些不好用了，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发疼。

晚饭是青椒土豆丝和腌肉，杜微言低头吃饭，言谈间和余婶说起学校的孩子，余婶笑着说：“你来了没几天，就把他们名字都记住啦？”

杜微言夹了几根土豆丝，低头说：“他们一个个都很聪明，抢着回答问题。想不记住都难。”

她低头微笑的时候，有一种清新的味道，顺着刚刚洗过的发丝钻进了易子容的鼻间，沁凉而美妙，仿佛是夜来香的味道。

“小杜，你的朋友，吃饭完还下山吗？”

杜微言抬了抬头，并没有代替他回答，只是看了他一眼。

易子容却笑着望着她，语气柔和，仿佛是有些为难：“微言，这山路好不好走？”

杜微言尴尬地笑了笑，低声说：“你不是开车上来的么？”

余婶“哎呦”一声，接口说：“我都忘了你是开车上来的。那可不行。路险着呢。”她想了想，极为热心地说：“要不先在隔壁教室搭个铺，你住一晚，明早再走吧？”

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杜微言，半晌，才回头对大婶说：“那真是麻烦了。”

“不麻烦的，不麻烦的。小杜老师的朋友，那是应当的。”

话音未落，小小的房间里，灯一下子跳灭了——三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去看桌子上方那盏熄灭的灯。突如其来的黑暗，一时间没人开口。

“这灯，唉，刚才老余走前就该让他把灯泡换上。”嘎吱一声，是椅子推开的声音，余婶拨开椅子，起身去找新的灯泡。

杜微言借着室内仅存的光线，寻找易子容的轮廓，最后慢慢地说：“你真要住这里？”

他不说话，黑暗中呼吸绵长宁静。

余婶回来得很快。移开了桌子，杜微言站起来，先去把开关合上，拿着手机替余婶照明。

灯泡垂下的高度不算矮，可易子容很高，大约踮起脚就能够到那个灯泡。

余婶正手忙脚乱地要爬上凳子，杜微言自然而然地说：“易子容，你去换吧。你够得着。”

易子容静默了数秒，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最后说：“余婶，我来吧。”

他接过灯泡，就站在那个灯座下边，又停了数秒。

有那么一瞬间，杜微言觉得他是在研究怎么把那个坏掉的灯泡换下来——片刻之后，他伸出手，触到了那只灯。

“微言，我觉得这灯没坏。你再开一次试试。”易子容的声音很平稳，不像开玩笑。

杜微言应了一声，心底有些疑惑，却也照着他说的话走回去，一边笑着说：“你是不是不会换啊？”

啪的一声，灯亮了。

光亮如初。

Chapter 6（3）

余婶一脸疑惑："这咋回事？这灯一亮一亮的好久了，老余昨天还念叨着说要换下来。咋又好了？"

她不信，走过去，打开，关上，试了好几次，光线稳定得仿佛是古井水面，没有一丝起伏。

回到自己的小屋，杜微言才微笑着说："其实你不会换灯泡，对不对？"

易子容不说话，借着月色可以看见，他的眼神深处，似乎有一些杜微言看不懂的东西。

她继续："运气真好，那个灯居然没坏。"

他照例是不置可否，最后看看天色，问她："山上你住得惯么？"

杜微言挑了挑眉看着他，想也不想："你忘了我还在你们那边住过那么久？"

话音未落，易子容便侧过脸看着她，似笑非笑："有多久？一年？一辈子？"

停留在自己脑海里，他的侧影……鼻梁像是小小的山峰，挺拔俊秀，那么，底下的唇大概就是柔软的湖泊了。这样组合着，真有几分英俊得鬼斧神工的感叹。

杜微言承认，她词穷了，她甚至不敢和他对视，匆匆转开了目光。

他的神色向来都是淡淡的。从她认识他起，就是这样。

可是很奇怪，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不论是谁对谁错，不论自己心里怎样的揣测和忐忑，一旦见到了他，那些感觉就全都烟消云散了。就像……她模模糊糊地觉得，他从来不会真的对自己生气。

杜微言被自己心里这种分析吓了一挑。

"唔，你睡觉要换身衣服么？"杜微言找了个话题，"我这里有一套，你穿可能小了点儿。但是……总比穿衬衫西裤舒服。"

拿出来的是一件男士的圆领T恤和一条极宽松的裤子。

易子容接过来看了看，脸色沉了沉，有些不好看。

杜微言没有发现他神色的异常，解释说："不是乱七八糟的衣服。这是我的睡衣睡裤，只穿了一次，现在洗干净了……"

他的脸色舒缓了一些，等她说完。

"就是上次，我的箱子被你们带走了，临时在明武买的。"她讪讪地笑笑，"睡觉嘛，总要大一些的衣服，穿着才舒服。"

"你看到那只鞋了？"易子容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清冷，"还记得么？"

杜微言的长睫垂下，忽闪着，最后说："记得。"

她的手指纤长而洁白，因为彼此间距离很近，易子容看得到修剪得十分平整光洁的指甲。透明，微粉，像是朴素的小小花苞。没有丝毫修饰，这么轻易，就让自己分了神，易子容自嘲般笑了笑，说："我告诉你的传说，你还是不信？"

杜微言想起江律文的分析解释，仿佛有了些底气，执拗地说："我不信。"

"你不信么？"他站起来，比她高一个头，视线居高临下，"你看，我还是找到你了，我们还是朋友。"

这算什么解释？她忍不住想笑，脸颊上的酒窝立刻显得深了一些："你装神弄鬼的样子，一点没变。"

易子容就睡在杜微言隔壁的教室里。床是用好几张课桌拼凑起来的。山里冷，幸好余婶很心细地铺了两层褥子。

自从到了碧溪头，杜微言向来好睡，这个晚上，也没有因为易子容的到来将她搅得失眠。然而睡到半夜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忽然惊醒了。

杜微言只记得梦里的最后一幕，是自己掉进了一个极大的山谷，应该会有云雾飘过来然后托住她下坠的身体的啊……可是没有，什么

都没有。视线清晰得能看见岩壁上歪歪扭扭的瘦弱小松……她忽然害怕了，就狠命地蹬了蹬腿，挣扎着醒了过来。

是抽筋了。

她迷糊着去够床边的台灯，手指即将碰到开关的时候，却觉得有些不对劲。

触感冰凉滑腻……有些硬硬的……那不是塑料的开关啊！

下意识摁下去的瞬间，那个东西忽然卷了起来，缠住了自己的手指。旋即，是一下极为明显的刺痛感。

杜微言彻底醒了，灯光也亮了起来。她看得清清楚楚，一条极大极粗的蜈蚣，此刻正在自己的指尖挣扎着。

她愣了一秒，头脑中一片空白，直到又是一下刺痛。

杜微言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坐起来，用尽了全身力气，狠命甩了甩手，发出一声尖叫。

Chapter 7（1）

蜈蚣被甩掉了，不知落在了哪里。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很急，像是鼓声。男人的声音在这样的夜里显得低沉，又带了一丝焦虑："微言，怎么了？"

杜微言的脚很疼，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挣扎着站起来去开门。

右手的中指肿痛得像是被门板夹了，一阵阵发麻，脚下又在发软，杜微言简直有些困惑了，怎么好端端地睡觉，一个人也能倒霉成这样?

幸好床离门口的距离并不远，她扶着桌子，慢慢地站起来。小腿的肌肉抽搐着，像是有人在拿着铁片用力地刮，疼得难以遏止——杜微言不知挪了多久，也不知忍耐了多久，终于还是打开了门，身体却控制不住，扑进了那人的怀里。

一双修长有力的手适时地托住了她的腰，阻止了她下滑的趋势，那双手又顺势一滑，够到她膝盖下边，轻松地就将她拦腰抱起来。

易子容走了两步，一边将她放回床上，一边皱眉说："怎么了？脚抽筋了？"

身子一沾床，杜微言却避之惟恐不及地往他身上靠，脸上的表情扭曲："床上有蜈蚣，有蜈蚣！"她依稀还记得那条虫子落下的位置，大概正好是自己的床上，无论如何，她是不敢靠近了。

易子容皱了皱眉头："蜈蚣？"随手将她揽起来，放在一边的椅子上，然后抖了抖她的被子。

那条棕褐色的虫子，果然匍匐在她被子的某个角落，此刻啪的掉在了红白相间的床单上。

杜微言从小就怕这样那样的虫子，刚才还被蛰了两次，连声音都有些发抖了："那里！那里！"

易子容叹口气，拿了桌上的一本本子，将虫子挑到地上。他走过去，大约是踩死了，才慢慢地说："好了，没事了。"

杜微言抚着自己的脚，脸色苍白，咬牙忍着痛，支离破碎地憋出一句："谢谢你。"

他走到她面前，锁着眉，终于还是伸手，握住了她的脚腕："脚怎么了？还在抽筋？"也不由她分说，手掌轻轻抚上她小腿上的肌肉，又用力地掰直下压，一边低声说："忍着点。"

他的身形笼罩在自己身前，逆着光，看不清表情，可她知道他有多么的专注，一丝不苟就像是电视里那些正在进行着精密手术的医生。他的手掌有一种奇异的温暖，让杜微言想起太阳光的味道，又似乎是被子被晒了一整天之后的香甜松软。像是一剂良药，腿上的疼痛正在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消散，她渐渐放松下来。

杜微言的目光就渐渐地移到了他的身上。易子容就穿着杜微言给他的那套睡衣，极普通的T恤外边，随便地套着他来时穿的那件条纹衬衣，而下边是显得略短的运动裤，看得出是急切间翻身下来的，什么也没顾上。形容狼狈，和他下午时候的衣冠楚楚相比，判若两人。她忽然有些感动，又有些不好意思："被我吵醒的吧？"

既然都有力气说话了，想来她已经不大痛了。易子容没回答，手上的力道和节奏都渐渐放慢了。灯光下，她的脚背白皙，秀气可爱，脚趾仿佛是小小的白色贝壳，让人忍不住想要抚上去。可他只是压抑住了这样的冲动，挑眉问她："另一只脚呢？"

杜微言摇头："那只脚没抽筋。"

她单脚立起来，扶着他的手走了几步，慢慢地说："好了。谢谢你。"

"都秋天了，为什么还有蜈蚣啊？"她小心翼翼地把手指放在灯光下看了看，被蛰的那里，已经迅速红肿起来，"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抽屉里有一盒清凉油，帮我拿来好不好？"

他探究般看她一眼，拉开那个木头抽屉，又愣了愣，才问："你要什么？"

"清凉油。红色的，小铁皮盒子。"

把膏体抹在指尖上，杜微言小心地吹了吹，向他展颜一笑：“谢谢了。”

易子容站在她的床头，蹙眉：“手又怎么了？”

杜微言这时候看起来有些忧心忡忡，脸颊上还有睡觉压出来的印子：“被蜈蚣蛰了。那个，易子容，蜈蚣好像是有毒的吧？”

易子容俯身，仔细地看她的手指，半晌才说：“你抹的是什么东西？”

“……”杜微言有些无语，清凉油……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居家旅行必备品吧?

他轻轻握住她的手指，小心地嗅了嗅，低声问她：“桂皮，薄荷，丁香？”

她噗嗤笑了出来，抽回手，胡乱地把那个小铁盒塞在他手里：“送你了。好好研究吧。”

易子容的神色却严肃起来：“蜈蚣有毒，你别开玩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想了想，伸手又要抱她起来：“还是去趟医院吧。”

杜微言往后躲了躲，笑着说：“那只蜈蚣你也看见了，就那么大——你以为是小说呀？哪用那么夸张？”

他的脸离她很近，晶黑的眸子里笑意一闪而逝：“那你刚才那么害怕？”

杜微言讷讷地笑了笑，低声说：“第一眼看到有点儿害怕。”

他伸手摸摸她的头发，不知道想起了什么，神色间有些怅然，最后直起身子，微笑着说：“那我先出去了。还是……我再陪你一会儿？”

杜微言笑了笑，摇头说：“不用了。晚安。”

易子容不再说什么，离开的时候带上门，又回头看了一眼。台灯橘色的光线落在她的发丝和脸颊上， 她已经躺下去了，笑靥如花地比着口型：“晚安。”

他有片刻的怔忡……女人，是不是都是这么善于伪装?

就像那时她离开。她明知道自己什么都愿意给她，可她胆怯了，于是连背影都不曾留给他。可现在，她面对他，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Chapter 7（2）

杜微言起得比平常晚了一些，还是余婶来喊她的，拍了拍门，喊着："小杜老师，你朋友走了。"

他走了？大概是昨晚被自己折腾得没睡好觉吧？杜微言猛地醒过来，环顾屋子，又摇了摇头。那个人来去都这么突然，让她觉得很多事都像是做了一场梦。

一看时间，居然已经快七点了。翻身起来，手指压在了床上，疼得倒吸一口冷气，举起来一看，红肿更甚昨晚。杜微言一边往伤口上吹气，一边想，原来不是做梦啊。

杜微言手里拿了一个馒头经过教室，瞄了一眼，已经有个小男孩坐在教室里边，摇头晃脑地在背书。

她想起来，昨天布置的作业，背诵《螳螂捕蝉》，上课抽查。那是村长家的小孙子，见生人就害羞，但在熟人面前皮得和泥猴一样，还有一双山里娃娃都有的明亮剔透如水晶的眼睛。

她推开教室的门，问："张晓晓，来这么早呀？"

上课的时候还是出了点小问题。她伸手握粉笔，总是要触碰到右手的中指，最后写出来的字，难免歪歪扭扭。

下了课张晓晓一溜烟从打打闹闹的学生中窜出来，站到她面前，说："杜老师，你的手怎么啦？"

杜微言掸一掸满手的粉笔灰，不在意地说："老师的手给蜈蚣蛰了，没事。"

小男孩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们这里蜈蚣多，老师你要小心。被蜈蚣蛰了，得好几天才能好。"

到了中午，她在自己屋子里整理录音资料，就看见一个小脑袋摇摇晃晃地从窗口出现了，手里还举着一个小小的瓶子。

她忙把门打开了，张晓晓跑得小脸通红，正咧着嘴笑，露出一口不齐的牙齿："老师，我奶奶让我给你。治蜈蚣蛰的。"

是个洗干净的小药瓶，里边灌了些透明的液体。杜微言仔细看了看，从化妆包里找了棉签出来，抹在自己的手指上，笑眯眯地说："谢谢你了。也替我谢谢你奶奶。"

张晓晓看着她涂抹，最后说："老师，你猜这是什么？"

那液体十分有效，一涂上，好像连肿都消了不少，杜微言左看右看，最后说："是你奶奶自己做的草药汁吧？"

"不是。是俺家公鸡嗓子眼儿里抠出来的口水。"小男孩认真地说，一边比画，"公鸡就爱吃蜈蚣。"

她手一滑，那个瓶子差点没拿稳，咳嗽了一声，最后说："这么神奇。"

下午的课快开始了。杜微言牵着张晓晓的手正要离开，小男孩好奇地指了指她桌上几张五彩斑斓的纸片："老师，那些是什么？画片子？"

杜微言看了一眼，便哑然失笑，其实是几张肯德基的优惠券，还是在明武的时候有人站在街口发的。她俯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说："不是小画片。张晓晓你吃过肯德基没有？"

小男孩仰起脸看着她，微微张着嘴："我只在电视里见过。"

他的声音还有些稚嫩，又仿佛是雏鸟，无限地向往着外边的世界。外边的世界里，有着山里小孩难以想象的很多东西。这让杜微言迅速沉默了下来。

下午的活动课上，学生们跳长绳，杜微言兴致盎然在一旁看，手机突然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在这样的青山绿水中，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还有手机这种东西了，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接起来。

是江律文。

虽然还有些拘束，可是和江律文说话的好处就是，永远不需要自己费劲地寻找话题。杜微言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一些："是啊，我还在明武。挺好的。"

“支教的老师还没来么？”江律文的声音有点儿惊讶，“怎么搞的？”

“是还没来。我挺喜欢在这里住着的。反正工作也没有结束。”杜微言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小心翼翼地暗示他，其实自己在这里住得很好，就像是一次难得的度假……事实上，比海边的度假村还要惬意和自在。而电话那头，那个人随意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她短暂的教师生涯更快地结束。

“唔，我挺好的。”

江律文轻轻笑了笑：“我们现在在寻找结对的乡村学校，有些赞助活动，你看你在的学校要不要申报？”

粗而长的麻绳，哗哗甩过，一个个漂亮的弧形，孩子们矫健地钻进去，蹦出来，周而复始，不亦乐乎。

杜微言愣了愣，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些不悦。这不是大学时可有可无的绿队活动，她不喜欢江律文的语气，也不喜欢所谓的慈善文化。比较起来，自己能做的虽然不多，比如带所有的学生去明武市里吃一顿肯德基、再逛一趟儿童乐园，可是会舒心许多。

“呃，你们有意向，就通过教育局来办吧。”一粒小石子落在自己的脚下，杜微言低头看了一眼，不自觉地用脚轻轻碾着，“我不清楚这些事。”

收了电话，心底划过一丝异样。暗恋之后的时光，于她而言，早已云淡风轻。而她真的不确定，江律文现在明白自己的想法么？她又开始反思，自己现在说的做的，会不会又让他产生误解？

张晓晓一?冲进了长绳之间，然后脚步一个趔趄，被甩过的长绳绊倒了。

山间的孩子就是这点好，不娇惯，从来都像是岩壁间的杂草，被劲风吹过，也不会折腰。张晓晓很快爬起来，他的身后，一群孩子喊他：“晓晓，快闪一边去。”

张晓晓一动不动，盯着杜微言身后的地方，像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杜微言仓皇间一回头，发丝几乎掠过易子容挺直的鼻梁。她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又或许，他站在她身后，已经很久了？

而易子容只是旁若无人地凝视着她，努力想要回忆，她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这样的表情——有些踌躇，有些无奈，又淡淡的，有些惆怅。

Chapter 8（1）

易子容后退了一步，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意。他将身后的东西拿出来，递给她："拿着。"

黑色的塑料袋，小小的一包，杜微言接过来，低着头打开："什么？"

那是一盒药泥，味道有些奇怪，带了种有些刺鼻的青泥味道，冽冽钻进人的心里。杜微言下意识看了一眼手指，已经光洁如初，看来张大婶的土方是真的管用。

而他也已经看到了，抿了抿唇，问："这么快好了？"

仿佛这伤口的痊愈是抹煞了他一番好意，杜微言迅速地将褐色的药膏抹在指节处，微笑着说："去明武的药房买的么？"

他静静回她："不是。扁豆叶、鲜蒲公英、鱼腥草，捣碎了之后涂上，是治蜈蚣毒的老方子了。"

他的声音十分的好听，清楚，咬字极准，那串草药的名字一个个地报出来，听得杜微言有些发愣。半晌，她微微扬了脸，笑得十分诚挚："这样啊，谢谢你了。"她顿了顿，又问他："你今晚不会还要住在这里吧？"

他亦轻轻微笑："我马上就要下山。"

她接得干脆利落："正好，我搭你的顺风车下去。"

车子顺着公路往下，走的并不是杜微言上山时的那条小路，杜微言被绕得有些头晕，又想起一个一直没问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极认真地在开车，嘴角只幅度很小地勾了勾："问人的。"

杜微言"哦"了一声，继续说："除了我，还邀请了哪些专家？总有民俗和少数民族史的……"

"名单，你自己看吧。"易子容打了个转弯，视线的尽头，已经可见起落的高楼，灰色而喧嚣的城市。

第一个名字，就让杜微言屏住了呼吸。她想了几秒，低声说：“杜如斐，我爸爸啊。”

“我知道。”易子容点头，“怎么了？”

杜微言一时间有些犹豫，似乎是拿不准主意。

山间跑过一只野兔，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惊吓到，反而停在了路中，一动不动。她下意识喊了一句：“停！”尖锐的刹车声——车里两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往前一冲，那只兔子飞快地钻进了草丛里。

然而易子容并没有很快地重新起步，一只手撑着方向盘，侧头看着她，眸色明灭之间，似乎流淌着一些亘古遥远的往事，仿佛是真的玄武岩，斑驳的岩页间，沧海变迁，历历在目。

杜微言的一门心思还在父亲身上，语气像是在找人商量：“我爸爸他是挺爱工作的，可他身体不大好……”

他平静地扫她一眼，却没有接话，只是重新上路。

她自个儿琢磨了半晌：“算了。他要是知道我说这些话，大概又会不开心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易子容将目光移开，“你放心。你父亲身体不会有事的。”

杜微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放心，此刻心里一架小小的天平，一头摆放着父亲工作的乐趣和热情，她不忍心自作主张替他剥夺；而一头就是纯粹地担心他的身体。

她只觉得有些难以权衡。

“没办法，我就我爸一个亲人。相依为命。”杜微言略有怔忡地说。

这一次没有兔子，易子容却“嘎”地刹了车，力道比前一次狠，要不是有保险带死命勒着，杜微言觉得自己的身体会轻易地飞出去。

年轻的男人侧过脸，表情阴晴不定，似是在细细揣摩她的想法。片刻之后，适才的汹涌波涛已然消褪，露出了平静光滑的海滩平面。易子容轻轻笑了笑：“是么？”

明武高中门口。

杜微言在离开之前，手机响了响，他微抿了唇笑：“我的号码。”

杜微言看着手机上那一行数字，那辆车已经消失在街角，而名字……几个信息符号，却像是用电流建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梁，不可思议地跨越了许多的鸿沟。

如今的她和他，面目清晰，彼此可见。

可杜微言的记忆力向来很好，那个时候自己离开的原因……她并没有忘记。

进了临时的办公室，杜微言将整理好的语料往单位的电脑上输。时间还早，几个同事也都没下班，打了招呼，便又各自埋头工作。

杜微言点击鼠标，将几个数据峰值重点标画，然后摸出了手机，略有不耐地开口：“您好。杜微言。”

号码陌生，只是声音倒不算陌生，出于对语音的敏感性，杜微言在下一秒就清晰地反应过来了：“是王队长？”

王队长的声音隐隐有着几分压不住的兴奋，开口就问：“杜小姐，你是在明武吧？”又嘿嘿笑了笑，“我们公安局的系统登记查出来，你在明武住了大半个月了吧？正巧，上次那案子破了，能劳驾你几分钟么？”

杜微言一怔：“你也在明武？”

Chapter 8（2）

从明武市的公安局出来，杜微言理了理夹克，街边的落地玻璃窗上，钴蓝色的光影之间，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幻象。瘦长，一张脸涩得仿佛白纸，冰凉的手指无意间拂过脖颈，又激灵灵打了个哆嗦。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似乎该围上家里那条大红羊绒围巾了……她胡思乱想着，恰好看见路边有一家新华书店。杜微言记起来自己应该买上几本练习作业参考一下，有时候小学生的作业题也挺难出的，虽然只是代课一个多月，可也不能误人子弟。

店里开了空调，杜微言觉得冷热转换间鼻子有些堵，伸手随便揉了揉，又俯下身，查看比较几个版本的语文习题册。许是在暖气中待得久了，这一次接起电话的时候，手就不再僵硬着发抖了。

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一些："爸爸。"

隔了话筒，杜如斐的声音听起来简直是意气风发，用流行词来说，叫做"逆生长"。

想必红玉博物馆的事已经联系他了。

杜微言装作不知道，只说："什么事这么高兴？"

杜如斐连着说了好几遍："一把老骨头，还有用武之地啊。"

杜微言忽然想起去年学校询问他是不是有意向带一个博士生，杜如斐连材料都没来得及看，她这个女儿就做主替他婉拒了。就为了这事，父女两人冷战了很久。过后，杜微言仔细地反省过，也觉得自己手段粗暴了些，下定决心，在他身体许可的前提下，老父亲要做什么，她都不会擅自替他决定。

杜如斐是再传统不过的老知识分子，做学问认真不过，既然答应了对方，从资料整理开始的基础工作就会一丝不苟地去做。杜微言知道劝也没用，只能叮嘱他按时吃药。

挂上电话的时候，那头的笑声分外爽朗快活："丫头，我们这叫上阵父女兵啊。"

办完该做的事，杜微言又回宾馆理了些东西，和同事关照了几句，出门打车回碧溪头。

上山的公路依然是易子容开过的那条，弯弯曲曲。从车窗望出去，山间炊烟袅袅，人家户户，杜微言靠着后座，只觉得有些晕车，又或许是司机的技术及不上易子容？她模模糊糊地想，头愈发沉重，眼皮一分分阖起。

好不容易到了学校，付了钱，她拿了东西就往住的地方走，冷不防一团小黑影撞上来，把她吓了一跳。

张晓晓扯着她的衣角，小脸仰着，声音有些大，传遍了空落落的土操场："杜老师，奶奶让你去我家吃晚饭。"

不知怎的，她的目光中滑过一丝怅然，旋即微笑着说："什么事呀？老师刚回来……"

小孩子哪听得懂大人的解释，一下下地扯着她的衣角，笑得仿佛秋天小小的向日葵："俺爸马上就要回来了。奶奶把那只天天下蛋的母鸡都炖了呢！"

杜微言拗不过他，回屋放了东西，跟着他一道往外走，边问："你爸爸已经回来了？"

小男孩一蹦一跳的，不时回头看看年轻的老师："不是。前天托村里的叔叔带了好多东西回来，堆了半个屋子。那个叔叔说他马上就回来了。"他比画着，分外认真："还有一盒很大的橡皮泥……"

杜微言只觉得自己穿的衣服有些少，声音也低了下去："晓晓，你爸爸他，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头也不回："张建民。"

"你爷爷呢？"

"张阿方。"

良久，张晓晓觉得身后没了动静，有些迟疑地停了脚步，试探着叫了一声："老师？"

杜微言轻轻喘着气，双手插在衣兜里，半晌又慢慢地伸出来，似是不知所措地顿了顿，声音干涩：“你妈妈，她这几天好一些了么？”

张晓晓的妈妈前年在山间采药，不小心摔了下去，至今瘫痪在床。也是因为这个，家里又要付医药费，又生生地少了一个劳动力，于是过得分外的拮据。晓晓的爸爸也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了一双老人和一个孩子。

晓晓还来不及说什么，张大婶已经迎了出来：“哎哟，杜老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老人一脸喜色，将她拉进屋里，又吩咐孙子：“去路口看看，你爸爸该回来了。”

杜微言默默地在屋里坐下，轻轻咳嗽了一声。

张大婶瞧了她一眼，一只粗糙厚肿的手伸出来，摸了摸她额头，皱眉说：“杜老师，你着凉了吧？”

杜微言没有避开，声音有些瓮声瓮气：“没有。张婶，晓晓说……他爸爸今天回来？”

“哎哟，可不是吗？这出去打工快半年了。每个月寄些钱回来，前阵子他媳妇又上医院去了，我当时还担心又得挨家挨户去借钱了，想不到这小子在外边起早摸黑地干，还真是挣了不少……”张婶一边说，一边用大碗给杜微言泡茶，“这是连翘泡的水，杜老师你喝几碗，一会儿再带些回去，回头喝完了，保证身体就好了。”

汁水是淡淡的琥珀色，灯光下泛着一种玉色的光泽，有种明净的妩媚。

杜微言伸手接过来，闻到浅浅的香气，她抚着有缺口的茶碗，?在那里，似乎没有听见张婶的话。

Chapter 8（3）

“连翘？”

“咱这里就产这个。晒干了就能卖钱。晓晓他妈妈，就是为了采这个，当时脚一滑，就摔下去了。”张婶满意地看着她喝下去，因为听到了门口的脚步声，她笑容满面地站了起来，“建民回来了。老头子，建民回来了。”

老村长从里屋出来了，急匆匆地望向门口。

张晓晓垂头丧气地进来，身后跟着两三个男人——而小男孩带着哭腔：“俺爸没来。”

杜微言慢慢放下那个大碗，无意识间，手指微一用力，重重划在了那个缺口上。

到底还是划破了吧？杜微言余光中看到王队长在进门的刹那的诧异表情，匆忙地低下头，似乎是对那蜿蜒而下的血滴十分地感兴趣。顺着光滑的碗沿，一条细细的痕迹，仿佛是软虫爬过，将那碗透明的液体搅起了浅浅的浑浊。

那个傍晚究竟还发生了什么……杜微言只觉得向来明晰的记忆出了些小小的故障。

她很感激王队长在那种场合下能装作不认识自己。她虽然暂时放心了，可又觉得愧疚，于是走到门口的时候便停住了。天色一点点地在暗下来，隔了那扇关不严实的大门，里边有光线漏出来。

明黄的颜色，可是落在杜微言眼中，那是一种黯沉得近乎褐色的晦暗。周遭一切都是安静的，就连星层也被湮没了，突如其来的，有女人的哭泣声从屋里传来。先是闷闷的抽泣，随即越来越响，一下下的，像是有人扑在她的胸口大声的号啕，全都击打在她的心口。

她想，这是张大婶的哭声呢？还是晓晓母亲的哭声呢？她们在哭什么？张建民……自己已经见过了，在明武市的公安局，她核对了口

音，然后看到了这名嫌疑犯的家庭情况表……她想，碧溪头上的居民都这么热情友好，怎么会有抢劫犯呢？是弄错了吧？

那天王队长还兴奋地和自己握手："杜小姐，没有你的帮忙，案件的进展不会如此顺利。"

他的手十分有力，杜微言只觉得指节间都有些被歪折的疼痛，以至于那天还说了什么，全都被这若有若无的痛楚给覆盖了。

张建民……张阿方……原来没有弄错。

那么……是自己错了吧？

那个抢劫犯，他只是抢钱而已，并没有伤人杀人……他家是真的有困难，妻子瘫痪，母亲又有严重的风湿病。如今他被抓走，这个家庭，岂不是雪上加霜？

那点光线又如此怪异地刺激着她的视觉，仿佛是在渐渐变大，然后慢慢地笼着几个身影出来，是王队他们……那辆白蓝相间的警车很快从小路外开过，消失在视野之中……她是不是应该进去屋里看看？

可是杜微言不敢，于是一步步地后退，几乎是挪着脚步回到学校。

她并不知道王队在前边的路口等着自己。车子的灯大开着，她站着，低头听见王队长叮嘱自己，他说这里的民风剽悍，他劝自己最好还是不要孤身留在这里……他的话没有说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在他们身后出现。

杜微言想，那一定是自己这辈子最狼狈、最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刻。

张晓晓手中提了个塑料袋，语气疙疙瘩瘩："杜老师……这是奶奶让我给你捎的连翘。她说你着凉了……"

杜微言觉得自己的嗓子被堵住了，她拼命地回忆，刚才的对话，小男孩听见了么？他听得懂么？

张晓晓慢慢走过来，将塑料袋放到了杜微言手中，又转身离开。

"晓晓……"

张晓晓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转过身，声音清清脆脆地传过来：“老师，你和他们一起抓了我爸爸么？”

小孩子的眼睛，黑白分明，像是最透亮的玉石。

小孩子的世界，是非对错，没有灰色地带。

杜微言没办法撒谎，只能点了点头。

然后发生的，仿佛是慢动作，小男孩捡了一块儿石头，狠狠砸了过来。

很闷很闷的钝响，就像她刚才听见的女人的哭声。杜微言只觉得自己的头盖骨某处被狠狠地砸了一下，除开这下重击，还有撕裂的痛感。她想叫住那个小男孩，可是只觉得头晕，于是慢慢地蹲下去，慢慢地扶着头，温热的液体几乎在瞬间沾湿了指间……

Chapter 9（1）

杜微言醒过来的时候，视野中没有婆娑如鬼影的树枝，也没有秋虫夜鸣的愀然，只有白色，空落落的一片素白。

她想偏过头去看看正在和护士说话的人是谁，可只微微动了动，就觉得侧头十分的困难。也只是这么轻微的一个动作，一个身影就迅速地俯下身来，摁住她肩侧，柔声说："不要动，你头上的伤刚刚包扎好。"

这或许是后半夜，又或许是即将天明的时刻了。病床后的那盏灯光十分适宜，她看得清江律文离自己很近的脸，下巴上隐隐有着青色的胡茬，只随意地套了一件黑色西装，白色衬衣没有配着领带，就连扣子也有两颗没有搭上。

一开口才知道自己的声音嘶哑如斯，仿佛朽木刮着地面，叫人觉得难受。

"你……怎么在这里？"

江律文在她床边坐下，护士悄悄带上门，一室寂静。

"张晓晓呢？"杜微言喃喃地说，"你们别吓坏他，他是小孩子，拿石头砸我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江律文看了她很久，目光渐渐转为柔和，低声答应她："你睡吧，那个小孩不会有事。"

其实杜微言真的睡不着，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事，她怎么睡得着?

她刚才怎么了？现在是在明武的医院么？如果她住院了，那边上课怎么办?

江律文的手指慢慢地在她额头上拂过，有一种类似雨丝的沁凉感，他似乎能猜出她在想着什么，语调渐渐地转凉："那边停课一个多月了，就算再缺一天课，也没什么。"

杜微言眨了眨眼睛，依然看着他。

江律文终于还是笑了笑，眼神也柔和起来：“好了，学校的事你不用担心。明天就会有新老师去上课。你现在发着高烧，最好睡一觉。”

输液管里药水一滴滴往下滴落，杜微言觉得头皮一阵阵发麻，不是疼，可就是难受。她闭了闭眼睛，侧过身子，将半边脸都埋在被子里。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正午的阳光已然从窗户的正中央落进来，江律文站在那个小护士身边，低声说着什么，杜微言听见护士压低了声音，似乎有些委屈：“得叫醒她了，还要换药呢。”

换药的时候才发现伤口是在头顶，纱布被揭下来的时候，杜微言想到了什么：“那一圈头发不会被剃了吧？”

护士一边熟练地换药，一边顺口就说：“没有，是在额角。就是缝了好几针呢。哎，别摸别摸。”

江律文将她的手拿下来，压在床边，似乎在忍着笑：“没关系，你头发本来就不长，没什么区别。”

其实他不必压着她的手，因为杜微言眼神里满是懊丧和颓然，软绵绵地使不出半分力气。江律文一怔之后，反手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慰：“伤口不算深，很快就会好。”

“还有，那个小孩的爷爷早上来过了，我没让他进来。”

杜微言猛地坐直了，嘴唇微微一动，却没有问出一句话。

“他拿了些东西过来，说是对不起你。”江律文继续说下去，“还有，你在山上那个学校的东西，我也让人去搬下来了。新老师今天就已经上去了。”

护士换完药，往桌边的托盘上扔下了剪刀，叮咚一声，声响清脆。

仿佛打断了她的思绪，杜微言慢慢地靠回床上，又抽出了自己的手，一遍又一遍抚着干燥起皮的唇，断断续续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江律文微笑：“王队是我老朋友了。那时候就是我建议他请你来分析语音的。”

她怎么把这件事忘了？杜微言呻吟一声，难道真是烧糊涂了？

“我把一家人给毁了……”其实她并不知道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她想打电话给爸爸，可是又怕他担心，除此之外，又还能找谁呢？

“张大叔一家人对我都很好。他儿子抢劫，也是迫不得已……家里欠着一大堆债，晓晓妈妈又要重新做手术……”

他温和地打断她：“微言，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犯罪的借口。你没有做错什么，对那个孩子，你说得上是宽容。至于他的家事，本就和你无关……”

“你当然会这么说！你试过走投无路么？你被钱逼上过绝路么？”她剧烈地喘了口气，伸手就去够床边的电话，一边喃喃地说，“我要问问余老师。”

江律文看着她艰难地侧身去拿那只电话，并没有阻拦她，只是静静地说：“那个老人来的时候说，谢谢你。他说如果不是你，他儿子就一直是个抢劫犯，以后甚至会做错更多的事。我没让他进来，是因为医生说最好让你好好休息。至于他家的情况，你最好不要想着偷偷给钱——我想，这种事由政府出面资助，那个老人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

杜微言不说话了，只是呼吸渐渐平缓下来。

一室寂静。

她仿佛重拾了理智，低低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江律文并不以为意，低声叹口气：“正巧我昨天来这里开会，来得及接你到这里。”

他的语气听上去成熟而宽容，这让杜微言愈发地觉得羞愧。她抬了抬头?抿了抿唇，目光在他略带着血丝的眸子中沉顿片刻，说：“对不起，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给你添麻烦。”

他莞尔一笑，伸手端起护工端来的白粥，只说：“吃点儿东西。”

她将头微微一偏，表情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那个，师兄，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喜欢你？”杜微言一皱眉，一时间也顾不顾得上尴尬，那些话仿佛排练了许久，从舌尖吐出来，“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三年前的那个杜微言。你知道……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另一个人。”

她看见江律文的脸色一点点地变得严肃起来，更衬得侧脸棱角分明，仿佛是雕塑家手下的杰作。

Chapter 9（2）

“如果是因为这个，你一直在对我特殊关照……我会觉得很抱歉。抱歉我没法给你任何回应……”

他将一勺白粥舀起来，放在她唇边，神色岿然不动，只淡淡地说：“杜微言，这次我回国，是你主动来找我，还是我去找你的？”

有热热的香气一直缠绕在杜微言的呼吸间，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有些僵硬地答他：“你来找我的。”

“所以说，我愿意这么对你。和你无关。”他将勺子送到她的唇畔，自如地微笑，“来，吃一口。”

他举了那么久，没有一点儿烦躁和不耐，杜微言勉强低了低头，张口去吃那一勺白粥。

江律文知道自己心里远远没有外表那么的镇定自若，她似乎永远有办法挑战自己的耐性和极限——而自己一直这么温吞吞地等她明白过来，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方法？微一怔忪的时候，便看见她的唇，唇色还很苍白，有一种近乎清白透明的诱惑。

他没有再想别的，甚至没有考虑后果，只是随意地将勺子扔回了碗里，俯下身就吻了上去。

杜微言来不及挣扎，张大眼睛看着他贴近，只能下意识地将脸偏开。他的唇便带了微凉的气息落在她火热的脸颊上。

因为伤口，她不能用力挣扎，于是有些着急起来，用空着的左手去推他的肩膀。江律文亲吻的动作停了下来，只是停在那里，面颊相贴，有一种难言的亲昵。

杜微言的头往后一仰，慌乱中触到了呼叫器，也幸好触到了呼叫器，很快就有人推门进来：“一瓶水吊完了么？”

他终于从容地坐起来，抬头看看那瓶药水，转头对一脸尴尬的护士说：“还没有。”

护士临走前咳嗽了一声："那个，她烧还没退，你们注意点儿啊。"

护士一走，杜微言连一肚子火都在瞬间灭了下去，只是无力能靠在床边，转过脸看着窗外的走廊，一言不发。

许是因为生气，她的脸颊反倒上抿出一个浅浅的梨涡，江律文抚了抚额角，只问了一句："生气了？"

杜微言平静地开口，叫人意外的，他甚至看得到她唇畔浅浅的笑意："江先生，以后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见面的好。"

那个瞬间，有一个想法很快地滑过脑海，江律文浓长的眉轻轻一抬，微笑着说："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杜微言只觉得头更痛了，别过脸，依然不说话。

"我开完会再来看你。"他不再逼她，站起来，目光落在她有些闪烁的眼神上，莫名地顿了顿，"你那个同事一会儿会过来照顾你。"

她不置可否，声音略有些冷淡："谢谢。"

只是这句话忽然提醒了她——算起来这几天杜如斐就会来明武和自己会合，再一起去红玉……她是不是该拜托易子容让他把那件事拖一拖，至少等到自己身体好一些了，再让爸爸过来？否则他见到自己这副鬼样子，高血压大概又要犯了。

江律文轻轻带上门，病房的一面墙是透明的玻璃窗，而此刻，百叶窗并未合着，他一侧头，就看见杜微言伸手去拿床边的手机。她手上还插着吊针，行动略有些不便，江律文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回去帮她一把，转眼又想起了刚才小丫头的义正词严。似乎是一阵淡风拂来的苦涩，强行让自己压下了回去的念头，他微笑着摇摇头，依旧慢慢地往前走。

病房的斜对面，墙边靠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转着打火机。想必是医院禁烟，实在是烟瘾犯了，只能在走廊上把玩打火机过过瘾。江律文并没有在意，只在经过他身边时扫到了那人指间或明或暗的一团火焰。司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江先生，去开会么？"

他将目光从年轻男人俊挺的五官间移开，不再犹豫，只是颔首说：“走吧。”

易子容慢慢站直，目光收回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嘴角轻轻地勾起，却又分明不是笑，带了淡淡的讽刺望向玻璃窗里的那个身影。

他没有接起电话，也没有挂掉，任它响着，一步步地走向病房。

杜微言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又伸出左手去调了调输液的速度。电话那头没人接起，她有些着急，指间用力过了些，一滴滴的药水仿佛细流，几乎连成一条线。

“不用打了，我在这里。”伴着一串恒定而清晰的铃声，那个熟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来，“找我什么事？”

或许这是一种心有灵犀？杜微言很快地调整了下脸上的表情，又有些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并没有很快地走进来，有些漫不经心地靠着医院的白墙，说：“早上去山上看你了。”又懒懒地扬起眉梢，看着她被包扎得有些像土豆的脑袋，轻轻笑着：“怎么弄成了这样？”

杜微言脸微微一红，想必现在自己这副样子，半人不鬼的极是难看。无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头上的纱布，她侧头去看看一旁的桌子：“有没有镜子？”

易子容负手看着她略带慌乱的样子，淡淡地说：“不用找了。好看不到哪里去。”

她讷讷地“哦”了一声，迅速地看了易子容一眼，胡乱找了个话题：“真巧，我刚想找你。”

其实易子容在前天看到她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她的头发微短，只到耳边，一双眼睛非常的灵动，总让他想起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天——那是她最好的年华，她从白乳般晨雾中慢慢走来，就仿佛是青山连绵在春色之中，灵透如水。

回忆和现实，交叠在一起。

现在床上的杜微言，脸色灰败，许是那块纱布，让她看起来有些失衡般的可笑。可他专注地打量她，并不在意这些，唇角十分好看地抿起来，勾勒的弧度不深不浅，只斜斜地滑进人心深处。

Chapter 9（3）

杜微言被他看得有些难受，咳嗽了一声："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爸爸那里，你帮我拖一拖吧，这几天千万别让他过来，好不好？"

他双手抱在胸前，浓眉舒展，却沉默不语。

杜微言皱了皱眉，不自觉地伸手去抚了抚头上的纱布，有些自嘲地笑笑："我爸看到我这个样子，浑身都是伤，大概会直接晕过去吧。"说着她将自己的左手伸出来晃了晃，食指上缠着一圈纱布，有些笨拙的样子。

易子容脸色微微一滞，半晌，声音回复了从容："怎么？蜈蚣蛰了还没好？"

"蜈蚣是右手，这是被碗划破的。"她笑笑，"简直是中邪了。"

易子容终于直起身子，探究地看她一眼，慢慢地说："那个人，就是江律文？"

杜微言脸色一僵，下意识地去看看窗外，走廊上有护士轻轻走过，身影清晰。

"你在外面多久了？"

"不久。"那丝嘲讽的笑愈加地浓烈起来，"恰好看到他喂你喝粥。"

杜微言的脸色愈发白了一层，低头看看自己的两只手，之前的一番话，倒像是抢在他之前刻意的解释似的。烦闷之间，只听到易子容又问了一遍："他是江律文？"

"和你有什么关系？！"

杜微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可是从昨晚开始，就从没放松下来的神经仿佛在此刻再难支撑她和人正常的交流了——

"你们一个个是不是都吃错药了啊？我招你惹你了？"头皮一阵阵地发紧发疼，杜微言翻身睡下去，想了想，又不忿地坐起来，"你是我什么人？"

易子容英俊的脸上看起来并没有生气，他一步步地踱近她的身侧，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良久，久到连空气都沉甸甸地落了下来。

“我是你的什么人？你不清楚么？”他一点点地俯身下去，修长的手指在她的脸颊处轻轻地刮过，柔和，却又有些粗粝，“你忘了是谁缠着我要看《瓦弥景书》？怎么？你以为你悄悄溜走了，我会就像你这样子，装作全都忘了？”

杜微言全身微微发抖，许是因为他的话被勾起了记忆，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仰着头，唇线抿得像是绷紧的弦。

过了很久……又或许其实只过了片刻，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路，慢慢地说：“莫颜，你不要逼我。我们……实在太不一样了，不可能在一起的。”

易子容挑了挑眉梢，纯黑如墨的眸子不动声色地沉了沉，浅笑着说：“有什么不一样？”

她有些执著地摇头，声音很低，却很柔韧：“不一样的。”

年轻的男人仔细地看着她，她的长睫忽闪如蝶……就是蝴蝶，纤薄轻柔。僵持着的时刻，那瓶药水依然在以极快的速率流进杜微言的体内。当杜微言察觉出不适的时候，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她胸口一阵阵地发疼，又有些头晕，侧身就开始干呕起来。

因为没吃东西，吐出来的也不过是些酸水，有几口沾在易子容灰色的长裤上，他不避不闪，只是伸出手扶住她的背，又去按了呼叫器。

护士很快来拔针，一边厉声斥责说：“谁把速度调得这么快的？”

易子容替她按着手背上的棉花，把她纷乱的头发夹到耳后，又问护士：“她……没事吧？”

护士收起了输液针管，看了一眼易子容，大约是发现又换了一个人，表情明显有些惊愕，语气也带着不满，“病成这样了，还要瞎折腾什么。”

杜微言却仿佛没有听见，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天花板，似乎在虚空中有着什么十分吸引人的东西。直到护士离开，她胸口烦闷欲吐的感觉一直没有减弱消失。

“你不是一直说我们之间没什么不一样么？”

他看她一眼，脸色微微一沉，语气有些不悦：“你不舒服，就不要说了。”

杜微言执拗地摇头。

“有的。”她的唇角是一丝有些单薄的微笑，语气却浓烈起来，“其实那个晚上没什么的。我们这里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大家都对发生那种关系不大看重。倒是你，莫颜，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易子容的脸色仿佛被凝冻住，又像是拢上了一层严霜，原本的柔和仿佛是狂风疾卷中的几丝暖意，正无比迅捷地从他脸上散逸开去。

他放松指尖的力道，慢慢站直。

凝视了她良久，易子容的脸色差得丝毫不逊于她的苍白如雪，最后轻轻咳嗽了一声，语气非常的平静：“原来是这样。”

Chapter 10（1）

“原来是这样。”易子容顿了顿，语气冰冷得可怕，“原来你喜欢男人那个样子？”

话音未落，他已经转身往门口走去——

“哎！”

易子容的脚步顿了顿，并没有回头，一种奇特的表情在明亮的眼睛里一闪而逝，像是期待，又像是忐忑，这让他英俊的脸看上去像是个孩子。他停下脚步，却没有让她看见自己的脸，只说：“怎么了？”

杜微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伸手去拿桌边的那只手机，声音有些低弱：“你的手机忘了。”

他很快转身，面无表情地从她手里接过手机。她的手背上已经起了一块儿很大的淤青，狰狞得像是疤痕，他仿佛视而不见，彼此的指尖交错而过，他陡然反手按住她的手背——

杜微言手背一酸，几乎要痛呼出声，可她忍住了。

那一瞬间，易子容只觉得她的目光流晶溢彩，因为那刻意的隐忍和倔犟，反倒有丝丝生动起来。

他似笑非笑地迫近她，伸手捧住她的脸，拇指在她唇角轻轻一抹，带了几分漫不经心的了然：“很早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你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

杜微言还有些不解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走得很快，没有丝毫的迟疑。

大约是十几分钟后，小梁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起来：“小杜！出什么事了？”

“失血很多么？怎么脸色这么差？”小梁端详了她一会儿，又说，“你看，我说让你别去吧。那个地方真是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杜微言打断她，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也觉得有些飘渺空灵，就像是在听身体里另一个人开口。

“我没事。平时身体太差了，正好又感冒、发烧、贫血一起赶上了……真的没事。”

小梁不理她，伸手就拿电话：“不行，我得和上边说一下。你先回去吧，这里剩下的工作不多了。碧溪头那边的扫尾派给别人来做。”

午后的阳光从海蓝色的窗帘中渗透进来，明明是暖意，却又有些碧莹莹的清冷。

杜微言喝了粥，安静地躺在床上，她是想回家了。如果能请个病假就更好了，搬回去和爸爸一起住上半个月，什么人都不用见……

手机忽然响了，她看一眼来电显示，是爸爸的——心里莫名一紧，接起来的时候声音还有些不稳：“老爸？”她一听杜如斐的声音就放心了，老头明显还不知情，只说：“刚接到电话，那个博物馆的项目推迟到年后了。”

杜微言心情好了些，打起精神和父亲说了几句话，最后挂掉电话。想了想，一时间只是觉得心绪复杂，思路仿佛就是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连从哪里开始分析都没有头绪。

她掩面半晌，指缝微微一分，漏进几丝光亮，咬咬牙，编了条短信。

“对不起。”——写完一愣，她对不起什么？

删掉，重来。

“谢谢你帮忙。”

这句不能删，她真心谢谢他还愿意帮忙。

数秒之后，这一条不伦不类的短信：“谢谢你帮忙，对不起。”就这么发出去了。

他没有回。

江律文在酒店的大厅，见到那个众星拱月中走来的那个年轻人时，有片刻晃神，只觉得有些面熟。这几天在明武见到的人实在太

多，如果不是有秘书随时提醒，他很可能将某处长认成某局长，每个人都像是长着同样的面孔，而他穿梭在其中，风景依稀相似。可是那个人……他的记忆不由自主地开始搜索，直到滑过那个打火机。

秘书已经在低声说："易子容。"

来这里之前，他听说过这个人。抛开他商人的身份不谈，让江律文记住的只有一点，如果江氏想要在以后进入红玉开发，那么易子容就是最值得投资的人之一。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有些奇怪，就像是一个习惯了现代社会法则的人，有些无法理解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易子容在红玉当地的影响力。而现在一见之下，那种诧异感更盛。眼前的年轻男人衣冠楚楚，看起来更像是世家子弟，哪有半分自己想象中的模样。

他几乎以为自己从不犯错的秘书背错了资料名单，下意识问了一句："这么年轻？"

秘书点头，镇定自若："没错。就是他。"

江律文只听到一声"没错"，易子容已经站在他面前。他嘴角含笑，那双眼睛漂亮得不可思议，泛着点点微澜，仿佛是深藏在青石栏中的一潭古水，就连声音也低沉动听："江总，幸会。"

酒席的间隙，江律文微笑着说："前天在医院遇见过易先生。"

易子容指间握着高脚杯，轻轻转动着，不经意地笑："是么？"

"想不到会在明武遇到易先生。"江律文沉吟了片刻，"红玉我还没去过，听朋友说，风景如画。"

杯中紫红液体流丽的光泽在瞬间顿了顿，易子容将杯子重又放回桌上，取了一旁的毛巾擦手，似乎对江律文说起的话题十分感兴趣。

"嗯，明武偶尔会住。过段时间还要去天尹。"易子?转过目光，"江先生在明武的开发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哪天红玉也要来借鉴一下经验。"

江律文眼角滑过一丝异样的光亮，随即敛起了表情，只说了句："客气客气。"

“易先生什么时候去天尹？到了务必告诉我……”

易子容并没有故作姿态，只是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那是自然。”

Chapter 10（2）

事实上，酒桌之上，易子容做为主客，直到此刻，一直都保持着惊人清醒。在众人之间，他只这么闲闲地坐着，接连不断的人来敬酒，哪怕是玩笑，也没有一个人敢说“干杯”。而易子容也不过浅浅抿上一口，淡淡一句“量浅，包涵”，便再不会有人纠缠下去。

唯有这一次，易子容主动敬了一杯，轻碰之后，笑着说：“那么说定了。先干为敬。”

他喝得极为爽快，微微示意，表示一滴不剩。

江律文亦是一口喝完，周围有人凑趣喝彩，酒微微地泛上来，他看见易子容的目光一直牢牢地看着自己，直到此刻，才轻轻地鼓掌：“江总是个爽快人。”

酒席过半，许是氛围热烈了一些，话题也随意了一些。

“易先生，听说红玉正在筹建一个博物馆。”江律文慢慢地说，若有若无地观察着易子容的反应，“我认识几位很有名的专家，如果有需要，倒是可以帮忙介绍。”

“是吗？那当然是好，只是不知道我们邀请的那些专家是不是就是江先生推荐的几位。”

一旁有人说：“哎哟，饭桌上谈公务，两位是不是太劳心劳力了？”

易子容微微一笑，便没有接口，另一个人则笑着说：“江总的圣夏酒店是明武第一家五星酒店啊，听说顶层的酒吧很不错。”

江律文笑着说：“各位随意，我做东，记在我账上。只是晚上我还有些事，实在抽不出身，就不奉陪了。”

“江总今晚还有什么要紧事？”

江律文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数下，笑着说：“去看个生病的朋友。”

易子容靠着椅背，星眸掩在长睫之下，不为人知地轻轻一闪，旋即抬起头来："想必是重要的朋友了。"

"呵呵，就是和你说起过的，是研究你们红玉阗族方言的专家。这几天正好在明武。"

他眼角轻轻一挑，似是有些好奇："谁？不知道在不在我们的名单上。"

"姓杜，杜微言。"

易子容轻轻地"哦"了一声，良久，才淡淡地说："巧了，那天我去医院，就是为了找她。不过医生说不让进。"

江律文倒也想不到这个小丫头这样抢手，愣了愣，才说："是么？"又笑了笑："下次我约上她出来吧，微言最近身体不大好。"

易子容的笑一直维持在唇角，慢条斯理地说："看来江总和她很熟。"

"很早就认识了。"江律文简单地说，又看看时间，低声对秘书说了句话。

易子容一低头，似是在咀嚼"很早就认识"这句话，静默了良久，方微笑说："时间差不多了。"

走到酒店门口，江律文和易子容告别，易子容握着他的手："江总真的不一起来？"

江律文摆摆手："下次吧，总有机会的。"

门童扶着车门，易子容在坐进去之前，笑容已经倏然不见，眸子仿佛是黑洞，只有月光透过车窗，在他的侧脸上打下浓浅不一的印记。

"易先生，现在去哪里？"

他隔了很久才答："医院。"

然而片刻之后，他的声音镇定而迅速地推翻了自己刚才的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圣夏。"

秘书递上了钥匙，江律文又喊住她："去查一查他的背景来历。"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易子容的好奇，一来是因为易子容所处的位置，二来则是因为这样一顿饭之后，对他的处事和为人颇有好感。而一种近似直觉的东西在告诉他，易子容对于自己的开发经历和将来的投资方向，也有着不小的兴趣。

秘书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又问："需要找司机么？您亲自开车？"

江律文随意点点头："没事，只喝了一杯而已。"

医院的急诊大厅还开着，江律文将车子在停车场停下，快步走向住院部。

当初送杜微言进来的时候，她住的是单人病房，此刻走廊上安安静静，只有走廊上那只电子钟无声地跳跃着。

半分钟之后，他敲了敲值班台的桌子，声音有些焦急，却依然克制着，礼貌地询问："请问，一四○七病房的病人去哪里了？"

护士查了查："杜微言？下午办理出院手续了。"

闷闷的钝响，就这么突如其来地砸在了桌上，护士被吓了一跳，忙不迭地抬头看他，脱口而出："先生，你怎么了？"

江律文强忍住心里的怒气，又问："医生同意了？"

"是，病人恢复得很好。只要按时换药就可以了。"护士记得很清楚，"烧也退了。"

他生硬地点头，说了句"谢谢"。

半个身子跨进电梯，电话里嘟嘟声未绝，他已不耐烦地按下了一楼的数字。

"喂。"

江律文压了压声音："你在哪里？"

Chapter 10（3）

杜微言看了看房间，一时间竟然没想起来这是在哪里，又或许也是因为心虚，她只说："酒店。"

他皱了皱眉："我去明武酒店找你。"

"哎，我不是在明武酒店……"杜微言想了想，"我在一家新的酒店。我明天就回天尹。还有……医生说我没事了。谢谢你。"

"圣夏是不是？"江律文忍不住笑了笑，"跑来跑去，怎么到了这一家？"

江律文见到杜微言的时候，她头上松松垮垮地带着一顶深灰色的粗绒毛线帽子，把小脸都遮去一半，看起来仿佛更小了。

他笑："房间里空调打这么高，你不热？"

杜微言撇撇嘴："要不是有人来，我干吗戴帽子？"

她的房间有些杂乱，地上三三两两地堆着东西，箱子开了一半，而桌上那台笔记本嗡嗡地发出低响，看得出前一刻还在工作。

"不是要躲着我么？"江律文有些好笑地在床边坐下，"挑来挑去，怎么住到这里来了？"

"嗯，小梁男朋友来了，那边房间又满了……"杜微言话说到一半，反应过来，嘴巴微微张成O型，不可思议地上下打量他，最后说："你不是也住在明武宾馆么？"

他叹口气，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脸颊，认真地说："那是因为你也住那里啊。"

椅子撞在梳妆台上，砰的一声，杜微言的脸倏然红了，忙不迭站起来，秀眉微微一蹙，只觉得无奈。

他也无意继续这个话题，挑眉看看时间，笑着说："明天就走？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吃宵夜，现在还来得及。"

杜微言摇头："医生说了，不能乱吃东西。"

他笑眯眯："那个东西吃不坏身体。"

“明早我们研究所回天尹的车时间很早，我……”

“我不介意送你回去。”

她到底还是站起来，拿了外套：“走吧。”

拔了房卡关上门的时候，杜微言有些犹豫地叫住他：“你真的要吃宵夜？这么大的酒店不会没有餐厅吧？随便吃点好不好？我……真的有点儿累了。”

江律文想了想，点头说：“那好，你跟我来。”

观光电梯一路到顶层，打开的时候已经有服务生等在电梯门口，白色的手套扶着电梯门，恭敬地递给江律文一张房卡。江律文接过来，顺手招呼她：“这里。”

顶楼的光线不亮，只有房顶四周一圈射灯，光线交错而过。杜微言想起曾经在一家珠宝店里见到的戒指，静静卧在黑色天鹅绒中间，碎钻细密如同无涯的星子，衬得中间的钻石仿佛是一点炫目的光亮，让人难以移开目光。

现在这个空间里，无疑，也有这么一处光亮。

他就在中央，黑色西服，领口微敞着，再细微的光线似乎都能聚拢在他的身上，反倒让那张脸孔显得有几分模糊，浅浅的光圈中，泛着珠玉的色泽，莫名地令人难以直视——这让杜微言有些恍惚，疑惑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那个人。

还有人声，鲜活地传进了耳中。

“微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易子容，易先生是……”

后面江律文微带笑意的声音杜微言听得似懂非懂，她只是僵硬地把自己的手放进了易子容的手中，而他握住她手指的那一刻，是下了狠劲的。

察觉到他极为恶劣地在她的伤口上重重地摁下，杜微言的心脏轻轻地一抽。

她咬了咬唇，心思一转，忽地笑靥如花，唇角的酒窝如珠玉般点缀上去，即便大半眉目都掩在灰色的帽子下，却依然辨识得出难言的

秀美：“你好，易先生，杜微言。”